

蕉風

双月刊

4
6
3

九四年十一、十二月号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NOV / DIS 1994



/ 白磊作 / 水墨画



你不再撑的伞
张着我的梦

柔密歐·鄭
李芾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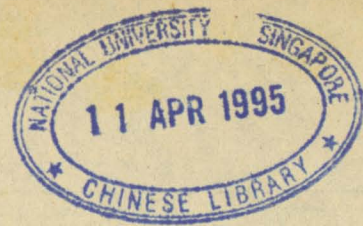
你不再撑的伞
张着我的梦

张着
你我肩并着肩
颊轻擦着颊
还把两个微笑
合拢成一个微笑
一个雨打后的清冷
一般潦草的野烟
把揉皱的岁月 交给
最初的钟情 你我来 共醉
醉月的香潭
弹一曲恋之献 笑的 我轻轻拍子
不尽莲情藕丝 绵绵 用你的影
在爱的唱随齐吟 此生的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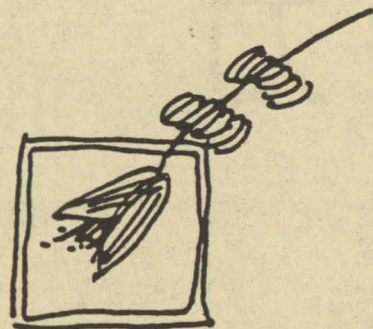
暮雨细降
难向东流索回
侣双的蹉跎
及至群星的络绎
及至飞坠的露痕 轻轻
竟骇 不遇的
参商……
不道青春走失
仰曾初遇的你 脸如玉琢
怎料于今 雨落……乃我
在梦的蠕动里
不该固执
泪的聚散

悠悠不尽的相思
碎心碎骨
在我的感觉中
你是我生命长存的绿
不怕你笑
我心间流转的
柔情万千
为干渴一串银铃的笑声
轻盈轻盈轻盈的梅朵

你不再撑的伞
张着我的梦



编辑人语



李敬德诗展

李敬德对诗有极强烈的感情。他今年才三十岁，已经发表了四百多首诗。稍有涉猎马华文学的朋友都会记得这个熟悉的名字。

敬德很努力读书，也很认真做笔记；即勤于创作，也敢于尝试超越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常常对事物做深入的思考，因此有了心得，并不因为年纪轻而显得浮躁。相反的，他更有一般青年人少有的沉稳。欣喜地关注他的进展的当儿，突然收到他的一叠厚重的“遗作”，以及九封短函；他要封笔出家了！

敬德去意坚决，往后将把精神专注于佛学，不再提笔写诗了。这是他的抉择，也许正是他的福气。不过，我虽然与敬德从未见过面，也少有书信来往，对于极富才情的他退隐诗坛的决定，亦难掩疼惜。

思考、思想 与想像力

自从我在大学忝任教席之职，我开始对想像力这个神秘的精神机制和力量感到好奇，这好奇主要来自于我对学生的经验。我发觉我们的学生，不管是工学院、文

学院还是教育学院的，他们的想像力普遍都相当贫乏，未受到应有的培养和开发，而这都跟我们的教育制度和

方法有关，因为我们的教育太强调记忆、填鸭子，太少有让学生发挥想像空间的机会。另一方面，跟这个现象有关的就是，我们的中学甚至大学里都没有文学教育。这怎么说呢？老师教学生做作文必定是在黑板上出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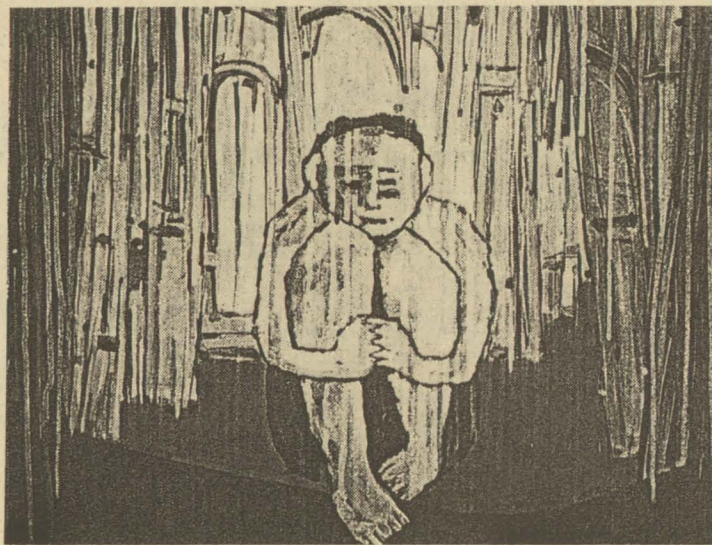


图 / 张培业

题目，他们很少想到可以在讲台上摆一瓶花，或在黑板上挂上一幅画，以让学生根据这些实物描述或抒写的。我们的学校根本不重视学生的课外读物，我们的老师根本不懂得领导学生如何针对一篇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戏剧等）或一出戏（舞台演出或电影）进行讨论，在这种僵硬的教育体制、气氛底下，想想看，我们的学生怎么可能学会讨论问题、发掘、活泼他们的想像力？大家不信可以到各学院去叫学生做两篇作文，拿回家比较比较即可得到证实：我们学生的想像力既干枯又贫乏，这就难怪当年鲁迅要大声呼叫，“救救我们的孩子！”

我对台湾学生想像力的乾枯、贫乏当然是从对比中得来的，对比的对象是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星马、香港的学生，我发觉他们的教科书，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大都比台湾的同类教科书活泼多了。这所谓活泼多了是指教科书中较少灌输八股概念的课文，较多教导学生思考、分析和批评的文字，

更重要的是选文中各种文类都有，这叫学生比较有发挥想像力的空间。除此之外，他们中学毕业所参加的会考（新加坡的中四会考）或大学先修班（Sixth form）毕业所参加的高级考试，英文的试卷二得考剧本（如莎翁的《威尼斯商人》或《暴风雨》）或小说（如高汀的《苍蝇王》），中文的试卷二得考剧本（如曹禺的《原野》或《日出》）或小说（如刘鹗的《老残游记》或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他们带课外读物到学校不仅不致被没收，学校还会鼓励他们阅读。所以从教材的内容，考试的内容到鼓励学生借阅读物，他们的教育内容中是有文学教育这回事的。这也难怪从这些地区到台湾来求学的学生中，常常会冒出一两位青年诗人或小说家来。

由于我对想像力此一感觉与思考现象感到兴趣，因此上博士班选修廖蔚卿老师开的《文心雕龙》这门课时，我写的一篇期末报告就对神思和想像力的差同做了一番比较①。“神思”是古

代中国人的说法，“想像力”（imagination）为英文的翻译。创作时那种突然间的悟明、点燃现象可真奇妙无比，故古人以“神”来描述它。《吕氏春秋·审为》以及《庄子·让王》具有“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的话，人类思绪之妙就妙在它飘浮不定、无远弗届，再遥远的奇景都可以立即闪现。

《文心雕龙·神思》说：文之思也，其神远也。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马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雪之色，其思理之致乎！（范注，页四九三）

这段话可分两方面来说。就时间而言，思绪能从今游荡到过去和未来，毫不受到阻碍；就空间而言，则文思涌现时，声律辞藻自然就范，瞬间结合成美之，那些视觉意象，仿佛就展现于面前。对于这种运思之奇妙，比刘勰早约两百年的陆机就在其

《文赋》里有更详尽的描绘：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灌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会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郭绍虞编，页一三六至一三七）

陆机这一段文字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讨论②；即第一“其始也”等句；第二“其致也”等句；第三自“于是沈辞怫悦”以至“抚四海于一瞬”等句。



第一阶段，创作活动实际开始时，作者得先将游离的精神集中起来，心不外用，才能深思旁求，驰骋想像，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地。这种摒绝外虑，心神做着自由的无限追求的步骤就是史班德所说的聚精会神（concentration）；因为“它是颇为特殊的一种

心神贯注。它使诗人知晓某意念所包被的内涵与可能的发展。”③

第二阶段，谈到文思到来，如涨潮如日之将明，各种事物景象都交互涌进心中，由隐晦而渐趋明晰。于是作者得以最精妙的辞藻把文思凝定下来。而这就到了第三阶段的“沈辞怫悦，若

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会云之峻。”“怫悦”是难出之貌，“联翩”是将堕之貌，在在说明美妙的辞藻就像沈渊之鱼，浮空之鸟，须殚竭心智以求而后始能得到的。而后面几句，再三强调诗人“摘前人未曾用到的言辞，发挥个己之意旨，文思之妙，就在于能贯穿时空，作者得善为用之。”

一般来讲，陆机的论列，比刘勰发挥得更尽致淋漓。刘勰《神思篇》之价值，在于它是第一篇单独成章来讨论文思这一创作时的精神现象，而陆机的《文赋》则不止讨论到文思，而且讨论到文章之弊病等问题。④

刘勰的《神思篇》和陆机的《文赋》也曾提到文思枯竭时的现象，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养气篇），以保持志气敏锐清明，易于感应。但是使精神处于良好状态，并不保证感应就会来临，所以陆机最后也只得叹息承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

之所勸。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郭编。页一四二。）

我在拙文《文学创作与神思》一文里，曾把“神思”与“想像力”异同做了一些比较（页六至九，十二至十三），这里不拟完全重述。西方从亚里斯多德迄今，第一位注意到创作时文思涌观的现象而很有系统地讨论它的，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柯立芝（Samuel Coleridge, 1772-1834）。他称这一现象为“想像力”（imagination），想像也者，则是一种积极的溶铸流合力量（agent），柯立芝说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魔力一般的力量”（引见理查士，页二四二）

它在相反或齟齬的性质间，求得平衡或调和后浮现出来：它调和差别与同一；具体与通性；意象与观念；普遍与各别；古老及熟知物体与新奇及新鲜的感触；结合超越平常的情感

事态与超越平常的秩序；结合清醒的判断及坚定的自我控制，与深邃或激动的感触与热望；当想像力溶合与协调那自然的现象与人工艺术，依旧使艺术臣服于自然；使方式臣服于材料；使我们对于诗人的赞美，臣服于我们对于诗篇本身的同情。（引见颜译，页三六四）

柯立芝又说它是“一种对音乐感到欢愉的意识，它有力量把众多的事物化约为统一的效果，或以某种最显著的思想或感觉来修正一连串思想”（引见理查士，页二四二），念过英国文学史或批评史的人都知道，柯立芝是第一位把想像力两等的人，他认为“第一等想像力，是一切人类观察的活力与主要工具。……第二等想像力能够溶化、扩散、分解，以便再创造；若上述过程不能完成时，则第二等想像力，会积极从事理想化与统一化的

工作”（颜译·页三五八）。他又是第一位把 imagination 与 fancy 分开的人，认为后者是低一等的心智活动，仅能依靠联想法则把东西或材料结合起来。

想像力是浪漫主义文学和思想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质，它是非常积极的熔铸活动机能和力量。波德莱尔曾说：“想像力是一种近于神的能力，它不用思辨的方法而首先觉察出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应和的关系，相似的关系”。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康德也曾说：

想像力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认识能力，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量，它从实际自然所提供的材料中，创造出第二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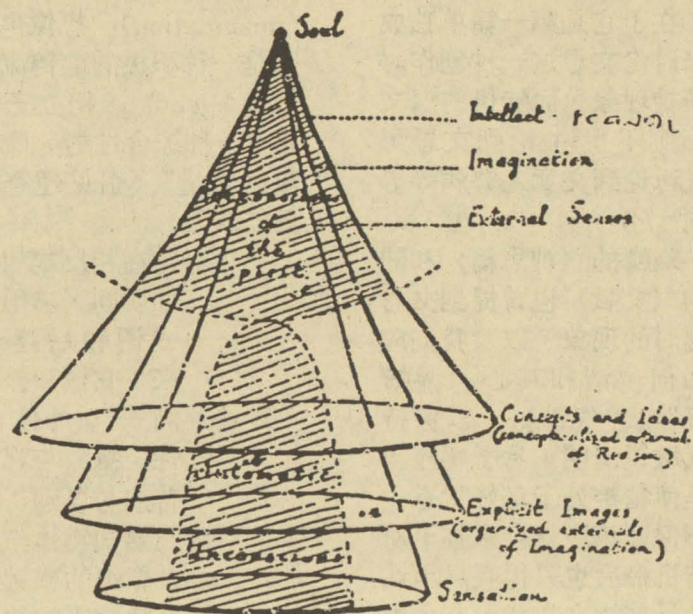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说：

想像的活动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

就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要造就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在这种活动中，总有某种随意和幼稚的东西，总是要缩短距离，或总有一些难以说明之处。

其实，在现代哲学家中，对想像力此一机制活动

如何从灵魂深处涌现说得最仔细且又是最清楚的恐怕要数法国人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 1882 - 1973）了。他在大著《艺术与诗歌中的创造性直觉》（1953）中不仅把外在感觉、想像力和智力或理性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把它们三者如何从灵魂的力量中层转出确立了下來。我在许多年前拜读他这本大作时就对他图表化这些关系印象深刻。他的图表是这样画的：



（马利坦，页七七）
根据他的说法：

想像力经由智力从灵魂的本源涌出，而外在感觉则经由想像力从灵魂的本源涌出。这些外在感觉存在人身上是为了给想像力效力，并且经由想像力为智力效劳。（页七十六）

在重叠的三个圆锥体上头那些斜线圈内（他所说的精神无意识中）有一种根源性的活动，智力、想像力以及意欲、爱和情感都共同牵扯在内。总之，依据他的看法，外在感觉，想像力和智力全都涌于灵魂的最深处，它们一圈包括一圈，可全都受到智力的激发照耀而活了起来（页七八至七九）。马利坦这些阐释是再清楚不过的，可他意犹未尽，在大著第四章的第二个注解中说，柯立芝的 fancy 即等于他的第二个圆锥体，柯氏的想像力跟他的想像力与直观或智力并合在一起旗鼓相当（页三零八至三零九）。

其实，不管古今中外的文学家或哲学家如何想尽办法来给想像力这个感觉机制、思想活动加以阐释，它的神秘性，诡谲性和无以臆测性却一丁点都未随着时代的进展，科学的突飞猛进而获得澄清。像马利坦这种说法是再清晰不过的，可是，我们一旦发问，灵魂是甚么？它在那里？他用甚么仪器可以证明三个圆锥体的顺序重叠是这么个样子？？这些问题恐怕永远都无法获得进一步证实的。

在略为探讨了题目中的后项之后，让我们回到前两项来。任谁都晓得，一个人若不善加思索，则他很难解决任何复杂的难题，而且如果连普遍的难题都解决不了，则我又凭甚么能期望他孕育出伟大的思想来？

思考应是人类之为万物之灵的特色，可思考跟思想以及想像力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人类若不思考绝对孕育不出思想来，而一个想像力不是说不丰富的人可很难孕育出大思想来。问题是，思考可真是不学就会的

吗？思考的内容又是什么？思考的内容从何而来？会思考者就有可能变成伟大的思想家吗？思想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可它真一无乐趣可言吗？

思考就像人们求知或学习技艺一样，是要一步一步学来的。不太可能躐等而得。小时候，父母亲常常会指正说：“你不要这样想，你得从另外的方向着手。”老师也往往会指正学生说：“你这样思想不对，你得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从此可见，思考是有一定的方式和方向的，我们若不依循某种角度或方向着手，我们是很难求到某个答案的。可是，有了某个角度或方向之后，就必然能求得答案吗？这也未必，因为在思考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遇到障碍或误导，以致功败垂成，可见思考也像其他学习过程一般，得经历尝试与失误（trial and error）的阶段。同时，上举这两个例子强烈显示中国人并非不重视或不懂得思考，问题应该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以为每一个人自从

入学之后就懂得思考的种种方式，不用太去教导他们即可奏效。

我以为，我们思考时必须循一定的顺序或一定的方向行之，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跳跃的方式行之。我们可以出以归纳法、演绎法、类比、综合等等，而这些方法都必须在高年级以上的语文以及写作甚至讨论课程中教导学生，有了这些最基本的思考方式，我们才能教导学生在众多复杂的思想材料中综合推展出自己的理论来——这已进展到提出自己个别的见解和思想的境界，总之，我要在此强调，思考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否则，我们无法把我们模模糊糊的概念推展开来，思考和思想几乎是同义词，有人可能会觉得，“思想”此词作为动词或名词都应比“思考”更进一步、更高一个层次，因为我们在许多情况底下，都得动动脑筋，以理清混乱的思绪，给行动找到提领或方向，这些粗浅的“想法”怎么样都不可能称为“思想”。我们毋宁相信这

种说法是对的，因为一般来说，“思想”这个词通常指称的是一套想法，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想法。然而我们也可以这么辩证，假使一个人连普通思考的方法训练都没经历，他又怎么可能躐级变成思想家？这么说来，思考就变成思想的准备了。

思考多少都跟行动有关，而且应该是行动的序曲或准备阶段；没有行动的思考只能算是“空想”甚或“幻想”了。由于人类都是社会的动物，则他的行为多少必须受到社会的制约；换言之，我们的思考行为多少必须受到道德意识的监督，否则，我们的行为就可能逾越正规社会的分寸。

我们思考的内容一般都是对我们日常经验的组合，组合之中有影像、象征、动作、场面、一句话或一个面部表情等等，可是只组合这样的日常经验以察知行动的结果，则我们的思考内容未免太贫乏了、太惯性了。孔子说“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政篇》），为了丰富我们思考的内容和方

法，因此我们必须从知识的大宝藏（书中）中找寻内容，从中汲取前人对某些事物的反应。我相信，只有在很聪明、巧妙地组合了活生生的经验点滴和书本知识之外，我们才有可能孕育推演出新思想来。想得多而零碎，那只能算是一些念头，思想必须是一步步推演表达出来的，而这跟一个人的生活体验丰富，灵魂的深厚都密切相关，未经推展出来的念头不能算是思想。

人对人类生存的污浊贫困状况、人心的黑暗险诈、生命的孤苦无援等多加思索就会感到战栗不安，就此而言，思想（而非“思考”）可真是痛苦万分的一件事。可是想想看，其实人生在世也有许许多多赏心快事可资回想，比如说，偶尔跟亲朋戚友雪夜促膝长谈，又比如说，闲闲旅游到了一个陌生优美的地方观览；但还有比这些更怡人心脾的，我们可以藉由言语沟通、藉由阅读来了解别人的思想；还有，我们可以藉由无数的阅读，深沉的思考，突然之间，灵

感一闪，我们“想”到了崭新的、令人颤栗的新思想，人世间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乐趣吗？

注释

①这篇论文叫做《文学创作与神思》，发表于《幼狮月刊》37卷5期（1973），后来成为我一本书的书名《文学创作与神思》（台北：国家，1976）。

②张亨在《陆机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一文中，把这一段文字分成四个步骤来讨论，即（一）收视反听，（二）耽思傍讯，（三）情瞳眈二句，（四）沈辞怫悦二句。他反覆论证，见解新颖，见页14-18。

③史班德（S. Spender）的《一首诗的形成》，收Stallman's(ed.) Critique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1920-1948(Rpt. Taipei: Chuangyuan, 197): 翁延枢的译文见《中外文学》一卷四期，此句见页117。

④前面几段文字具引自本人的《文学创作与神思》，参见页3-4。

引文书目

史班德 (Stephn Spender). "The Making of a Poem." In Critiqu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1920 - 1948. Ed. Robert Wooster Stallman. Rpt Taipei: Chuangyuan, 1969. 17 - 29. 翁延枢译，《中外文学》1卷4期（1972）：116-134。

马利坦 (Jacques Maritain). Creative Intuition in Art and Poetry 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54.

理查士 (I. 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Harvest Book, 1968.

陈慧桦。《文学创作与神思》收《文学创作与神思》。台北：国家，1976。1-14。

陆机。《文赋》，收郭绍虞编《中国历代论文

选》上册。台北：木铎，1980。136-157。

张亨。《陆机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外文学》一卷八期（1973）：6-29。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台北：明伦，1970，颜元叔译 William K. Wimsatt, Jr. 和 Cleanth Brooks 合著的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of《西洋文学批评史》。二版。台北：志文，1987。（80·7·19 师大）

政治活动和文化行为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原就占有极主要的地位，而政治与文化也正是影响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撇开政治因素不论，人类只有站在某种文化立场上，才有能力在谬误与真理、邪魔与正义之间作出符合该种文化价值的决定。他将为他所作的价值判断负起责任，同时也对他自己的全体族群负起责任。白先勇从人类普遍人性的生命领域切入民族领域和历史空间，迈入了“第二自然”——文化世界——在文化中观照自己，从本民族文化思考民族整体与个体、民族与时代，以及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及其

意义。由于文化是一个有序的世界，也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结构空间，因此，白先勇创作方向的发展正显示了文化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不可替代的背景”。

白先勇深知如果要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文学舞台的中心，就必须尊重本族文化传统的道理。回顾历史，中国历代文学家，尤其是近代知识分子，都曾因为某些因素失掉过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在动乱不安的本世纪，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尤其被政治极权者列为首要压制的一群；除了受到思想压制外，在文化精神层次上更备受西方文

化及其文明的挑逗和侵袭。对于本世纪中叶处身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现代知识青年，白先勇本身有以下的阐述：

从历史的眼光来回顾，六十年代整个中国（包括台湾与大陆）都处于巨变的时代中。中国大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使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摧毁，而台湾年间从农业社会跨入工商社会，一种新的蜕变也在默默成形。同时西方国家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运动以及反毒运动，亦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著。全世界的青年一代都不约而同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社会产生了怀疑、不满，进而摧枯拉朽投身破坏或建设的事业。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自然也遭受到这一股世界性文化震荡的冲击。当时台湾的文化根基薄弱，正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

若沿索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我们知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即宣告旧传统、旧文化的死亡，展开一连串摧毁文化的工程。小说作为当代一种新兴文体，亦利用为振国富民的改革工具。进一步往上追溯，其根源莫在于鸦片战役惨败所引爆。鸦片战役后丧权辱国的危机，激发知识分子背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以天下为己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乘势而起。在理论建构上，梁启超首先把小说列为强国兴民的工具，倡导“小说界革命”，视“小说为国民之魂”，强调小说“表达理想”和改革世道人心的功

能。

梁启超这种呼吁作家“各还诉诸其天良”、“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从而把小说艺术奉为社会改革和政治工具的论调，为五四文人所继承发扬，使小说创作失去了独立性；连带也导致小说创作于此后不断受政治干扰和道德论的剥削。近代中国作家一方面背负着道德重任而卷入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图囿中；另一方面，则大力反传统、反文化，“使得中国现代小说与我们的传统文化脱节”。

从五四到文革，中国人反传统、反文化的决心再次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中国文化传统即惨遭被遗弃的命运，扭曲、异化、衰亡的

失根危机自然也侵袭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对于中国文学命脉的破坏，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白先勇对此深表遗憾，他说：“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像中国那样仇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即使是曾经亡国的国家，亦不会对自己的文化加以清算、唾骂。可是中国自五四以来，即对传统文化加以彻底的破坏，至中共更变本加厉，所以我认为应该检讨五四运动，五四当然有些好的影响，但是这运动在若干方面的遗害实在太大了！”他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说出了他的忧心，进而也说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

◎林幸谦

民族失根的反思

——白先勇的民族忧患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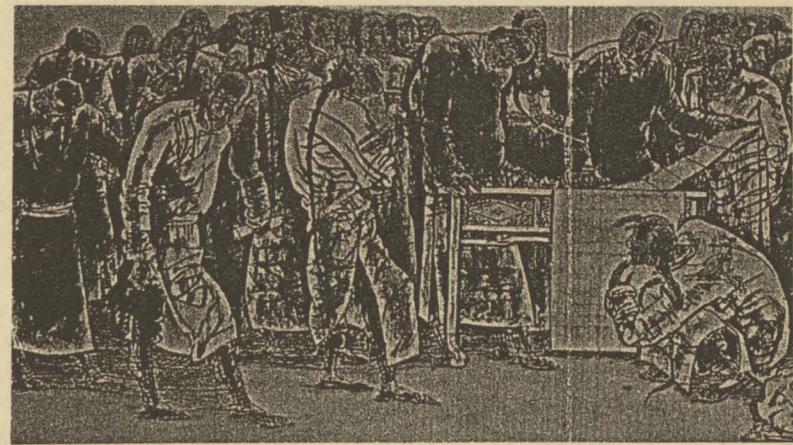


图 / 孔维克

观点：

环顾世界各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仇视憎恨，摧毁得如此彻底的。我们的旧传统旧社会确实有不可弥补的缺点，应当改革。但是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跟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过去，一刀两断，对他的艺术创作，害处甚大。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

白先勇在这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领悟到可贵的启示，深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愚昧，以及割断民族历史的危险。白先勇由内意识到文化改革并不一定要摧毁旧有传统，由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得到新的激荡，使他免于投身批判、扬弃传统文化的破坏行列；并进一步借西方作家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等人对于当年逐渐消逝中的西方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所持有的尊重态度，来表达他对于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的不满。

因此，白先勇毫不犹豫地投身维护、追怀传统文化的创作之中，一反五四以来，那种遗弃、丑化传统、抨击民族文化的文风，一再在作品中反映出他对旧文化、旧传统的追悼与尊重，丝毫没有反传统、弃历史、贬文化的作风。《台北人》和《纽约客》即是白先勇藉怀乡情怀来表达文化追悼的代表作。白先勇在大陆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份学术报告中，明确提到《台北人》和《纽约客》的主题都是描写中国的历史挫折和传统的崩溃。处在中国文化传统变迁最激烈的过渡时期，白先勇目睹了中国传统遭受了最大的挑战。他说：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二十世纪我国传统文化，确实遭到空前的挑战，很多方面遭到空前的破坏。在这方面，我个人对我们的传统有一种相当怀念的感情，我写那些小

说，我想，有意无意的可能就表露了我的心态。

白先勇本身认为，《台北人》和《纽约客》的创作“确实可以说是一种怀念，一种哀悼”。

从另一层意义来看，白先勇所表现在小说作品中的哀悼情怀，及是他“对于‘过去’的祭奠，对过去、对历史的巡礼。巡视和祭奠出于人的精神需求，仪式行为都有其强国的心理依据”。

文学史上的文学巨构几乎都富有悠久深厚的文化生命力，而文学界巨人如曹雪芹、托尔斯泰、福克纳等亦都自觉地置身民族文化层次中进行小说创作。白先勇吸取了他们的伟大经验，也从文化意识和文化角度构思小说。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宏大深刻的创作思维方式。莎白在《中国当代小说的文化意识》里，对此作了某种程度的探讨：

大文化思考纳入创作过程，使作家的思维从线性和单向变为多维、全体；文化的眼光能使作家达到鸟瞰的高度，拓展更为宽阔的视野，引起文学时空观念的变化，使文学不再为狭隘的具

体领域或某些浅表层次所局限，而能从更高的立足点，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漫漫长途和茫茫大千世界运动着的人类灵魂和人类真理。

白先勇既然肯定了文化传统，且重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含义，因此，他的小说作品中富有文化意识的痕迹，也就不足为奇。难怪姚一苇就曾评白先勇说：“在主题上，白先勇是承袭了传统的情感，他是个道地的中国人”。胡菊人亦曾明白表示过白先勇的《台北人》“的主旨主要是表现传统文化”。此外，胡菊人在评论《纽约客》新作《骨灰》时，亦指出白先勇写作《骨灰》乃“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特质之失落，表现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悲剧。”这一点，欧阳子更把白先勇和福克纳相提并论，指出他们都偏爱回顾，对于旧文化、旧秩序被新时代洪流所卷没都寄予满怀的惦缅与乡愁。白先勇这种文化哀悼的情怀，以及他对民族文化失根的忧思，表现在《思旧赋》、《梁父吟》、《游园惊梦》、《夜曲》、《骨灰》中尤其深刻。

失根危机可看作是传统丧失的必然后遗症。在白先

勇的小说中，“失根一代”主要表现在海外中国人身上。留学海外的王家骥即是一例；此外，《纽约客》系列中，大多数海外知识分子的生活面貌及其精神状态，在很大的层面上触及或暴露了文化失根的问题，包括了《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谪仙记》的李彤、李寅夫妇、张嘉行和曾芷苓、《谪仙怨》中的黄凤仪、《安乐乡的一日》的伟成夫妇及其女儿、《上摩天楼去》的玫伦姐妹、张汉生、《夜曲》中的吴振铎，以及《骨灰》的罗齐生等人。这群失根一代的生活表态之一是把生活排得满满的，不断的宴会、聚餐、牌局、赌马。白先勇再而三的以此放荡的生活来表达他们人生的飘浮，以填补空虚和孤独的灵魂。由于选择侨居海外，除非刻意保持传统的生活理念，否则长期和传统文化“隔离”，注定要失落民族文化的心灵。在“乡土”失落以后，不免迷失于认同危机之中，在乡愁与空虚的情境中被困惑。

《纽约客》中的人物，除了较晚发表的《夜曲》、《骨灰》中的人物外，其余的都未曾经历战争的威胁与创痛。这群移离祖国的中国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和乡土

脱节；而在文化传统上亦未能承继过去，成为精神上的放逐者，失落方向和希望，注定永远浪迹天涯。

《纽约客》这群“失根的一代”，无法摆脱亦无法反抗被同化的危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必须面对价值破碎的文化观。即无能从物质舒适中认识乡土，亦无能于文化差异的冲突和矛盾中自我拯救。因此，他们大多采取随波逐流的生活哲学，从不在寻根问题上自寻烦恼。《上摩天楼去》中的玫伦和张汉生就是这类型人，日子都在交际应酬中渡过。而玫伦的小妹玫宝从台北赶来纽约，一百零二层高的摩天楼，俨然就是美国物质文明和西方文化的象征体，不断吸引着玫宝这种向往西方物质文明的年轻人，纷纷涌向“美国的乳头”——纽约——吸吮西方物质文明的奶汁。在美国，他们生活在不自觉的失根危机里。失根被他们视为在美国生存的代价。一旦接受这种价值观，他们便能心满意足地生存于此，毫无愧意地面对他们的族群和乡土。就像玫伦身穿传统旗袍，“手指像一排白鸽在钢琴的键盘上”弹奏属于西方文明的钢琴曲一样水乳交融，外形与内心情感毫无冲突。

倘若不能视“失根”为一种生活的代价，中西文化的冲突便将显现，尤其发生在上下两代人之间，这问题更形尖锐。《安乐乡的一日》显然是白先勇为了表现这种文化冲突而作。故事中的依萍，无法像她夫婿伟成那般接受失根为生存的代价，而和她丈夫与女儿发生观念上的冲突。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可说是海外中国人最尖锐、最根本、最具挑战性的临界处境。

事实上，文化和民族的抉择，其激烈的程度，犹如心灵和肉体的冲突。当依萍的女儿宝莉，一再对依萍“倔强的尖叫：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使依萍哀愤地重重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时，冲突达到了巅峰。宝莉自小生长在西方强大的优势文化底下，才进入小学二年级时就不肯再用中文说话。纵使依萍费尽心机，宝莉连父母的中国名字再也不愿记取。对依萍而言女儿对于民族文化的厌恶、羞耻与疏离，显然是一种道德反叛，一种民族传统的丧失，加深了依萍自我放逐的痛苦。外在居住环境的安逸和物质享受的富裕，并不能减轻她失根的危机感。富裕宁静的“安乐乡”因此也仿佛虚幻。

生活在和本族文化差异甚大的异国，每个人都必须在文化心理上做适度的调整。依萍可视为不愿做此心理调适的外来客。伟成就曾对依萍的这种心理作了剖释：

说老实话，其实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了以后，一切的生活习惯都美国化了。如果她愈能适应环境，她就愈快乐。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失根的文化危机在“安乐乡”中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也是海外中国人的民族悲剧。这种文化认同危机，对于背负着民族文化包袱的上一代人（如依萍）而言，其痛苦远比承受文化失根的下一代（如宝莉）来得更为沉重、复杂。换句话说，民族失根的文化危机表现在上下两代之中，要比同代人来得更为尖锐。由此可见白先勇当年就已看出下一代的失根问题，才是海外中国人最切实的危机。

民族文化的取舍，确实就几乎等于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参与或弃绝，甚至可视为自我的认可或否定。这是海外中国人作为文化人一

项痛苦的抉择处境。他们必须承受不稳定性猜疑、挣扎、甚至怨愤之后，才可望从本身复杂的民族情感中找到平衡的途径与方式。白先勇站在富于民族忧患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一种既惶惑又冷静的文化反思。

在描绘民族文化传统兴衰之际，可贵的是白先勇并没有因此而片面强调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伟大，避开了大民族沙文主义的阴影；也未曾因此而呼吁身为中国人就必须为民族文化传统而牺牲一切，反而为那些面临失根处境的海外中国人、以及在大陆上惨死于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寄以无限的同情，这悲悯之情反映在他小说世界里，成为他追悼文化传统的原动力。因此，他在《台北人》和《纽约客》中铺出了他追悼传统文化的輓歌，同时记录了民族灵魂在历史裂变中的文化阵痛。在个体与民族整体的不幸命运上，把中国人在时代、历史、文化中所遭受的伤痛，作了象征性、概括性的表白。

白先勇不是要倡导人的觉醒，而是在精神领域中追悼民族文化的凋零命运。在民族文化的忧思中，将中国在时代巨变中的大寂寞和大失落勾勒出来。

李敬德诗展

1. 半生小记
2. 世事
3. 赌徒
4. 猎影
5. 静夜思
6. 诗五首
7. 空间局限
8. 七情年华
9. 光的掠影
10. 都市不净观
11. 精神分裂梦游症

【印象记】

12. 世事的拾荒者
13. 空门封不住的文学灵气
14. 诗（不评）后感想

◎沈洪全
◎个 曼
◎刘 汉



貌顿骨刚人不顾的李敬德

半生小记

◎李敬德

- 1965年 11月出生于麻坡，南马的文化城。
- 1978年 初中一。大量阅读明清章回小说。
- 1979年 背诵唐诗宋词。
- 1980年 读完古龙的现代风武侠。阅读通俗的心理学。
- 1981年 高中一。阅读柏扬、李敖、鲁迅杂文。上旧诗人周庆芳的旧体诗班。开始写作杂文、相声、打油诗。16岁未足龄，竟立志终生以写作为业。
- 1982年 大量阅读西方侦探，科幻小说。其年阅读了余光中的现代文艺评论集《掌上雨》，颇受震撼，遂有读创作以证理论之念。自动退学。
- 1983年 大量阅读台湾的现代诗，创作、理论，试创作现代诗。第二度自动退学。
- 1984年 结识小说家洪泉，开始积极创作。
- 1985年 第三度自动退学。自习紫微斗数。11月发表了第一篇诗作。
- 1986年 重读唐诗。接触到台湾70年代的写实、乡土诗创作、评论。成为中文流行歌曲的发烧友。三种艺术经验，遂调整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单一取向。
- 1987年 在笨珍秋阳舞蹈中心见一瑜伽师，首次亲睹有神通异能事者。大量阅读西方现代艺术书刊。创作剪贴插画。完全投入诗文创作，篇数近千，陷入宗教式的狂热。
- 1988年 在檳城报馆任夜班助理编辑。诗作入选台湾尔雅版年度诗选。阅读大乘经典。患肠热症，有濒死经验。
- 1989年 在麻坡茶艺坊任管理职，始与艺术界人士结识，但未过从。写作思考札记。
- 1990年 在巴生某独中任图书馆管理员。日以继夜阅读艺术，宗教方面的书籍。习自发动功（朋友寄来资料才知名目及原理）。大量阅读大小显密佛书，有出世之想。自学静坐。每晚都到一附佛外道庙宇修定。

- 1991年 参加短期出家。舍戒后一周内返回洪福寺，受八戒，待披剃。专心习定，弃绝一切人际关系、放舍培养了半生的阅读兴趣，弃俗颇绝。
- 1992年 11月披剃出家，法号开御。年中上山。决心放弃文学艺术，遂整理旧稿，以发表“遗作”。重入书海。阅读印度诸外道著述、妙云集、南传典籍、禅宗典籍。
- 1993年 诗作获台湾新陆诗和主办小诗入围奖。
- 1994年 发表《诗人遗嘱》于星洲文艺版，宣布退出诗坛。

2. 曾在那儿发表文章？

美国敲打派诗人葛瑞葛里·柯索（Gregory Corso）。说：“我觉得我自己取之不竭，我们称之为诗的这类材料，我可以无限供应。我唯一小心保存的（也许还不够小心），就是不要丢掉我这个诗人。”台湾异类（特种）作家孟东篱（孟祥森）说：“诗人有两种，一种用诗来替代生活，另一种将整个生命完成一首诗。”柯索指的“诗人”是哪一种？这不必我们去揣测、分析。要说的是，我确是发表了近400篇诗文于星洲、南洋、通报、新明、星檳、光华……的文艺版位，娱乐性杂志新潮的诗版、佛教刊物普门的诗版、佛教刊物法露缘、纯文艺刊物如蕉风、天蝎星、椰子屋……联合文学、中外文学、荳诗刊、新陆诗刊、蓝星诗刊，都刊过或多数十首或少至一首两首的拙作。

3. 写诗的得与失？

心经说：“无所得。”无所得那就有所失吧？或者说：“无所失。”无所失，那就有所得吧？但无所得就因为无所失。而无所失也因为无所失。但是这些都是胜义谛（实相）的说法，世俗谛（事实）的

说法是：自己认为所得的，认为所失的，一如私生活；诗生活的得与失，不是人力所能算得清的。

一笔烂账。

4. 为什么走进文坛？

高中一的华文老师杜庆满（哲学硕士）是使我发愿终生以文字为业的人，那时我未满16岁。认识小说家洪泉是使我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一个导因，85年自排紫微斗数，算出从事艺术，会有所成就，所以——当然，这只是事后——的一个追溯远因，原因是很多个的，只提三个只是一种随顺记忆之所及。

一笔烂账。

5. 为什么退出文坛？

出家前的半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弃阅读，专修禅定。出家半年后我上山，重读艺、文书刊，又再重提诗笔，荒废了读佛书的时间，成就一件事，在于有专业精神（方昂说：“你的创作算是‘专业’的。”）宗教司有其生命抉择，以是故放弃创作——正如为了创作，我放弃了某些、好些事物。其实，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

6. 对文坛的展望。

除了两岸之外，就是我们了；也许唯一的劲敌是美国的中文创作。香

港只出了一个金庸。其他华人地区缺乏语文条件。

自有马华中文创作以来，唯一可以不悲观的就只有这个时候了。所以作家们应该先尽作家的第一责任。

7. 你的诗观。

苏菲（清真宗門）阿瑞夫·雅赫雅 Arif Yahya 说：“珍珠可以藏在皮盒子里。无知的人会说：“这四方的东西那里像人家所说的项链珍珠！”

有人问巴胡丁·纳克希班德：（另一苏菲）“你常讲故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如何去了解？”他道：“如果你买水果，水果贩却当着你的面把果肉吃掉，只剩下果皮给你，你作何感想？”

1945年加入智利兰产党，1958年参加智利总统竞选，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聂鲁达说：“一个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

艺文界的全能，宋朝的大文豪苏轼说：“赋诗定此诗，定知非诗人。”

如是我答。

这堵墙是摊开的掌，裂缝是命运的纹理吗？那手指呢怎么不见三长两短的举着？

柱子兀自站着，只是屋塌了，人散了。断柱，残壁之间，是站在废墟中的我。

馀烬是脚步行走间，腾起的尘埃，再高也沾不到双眼，所以不致於流泪。

红砖堆垒，有绿意攀缘，只是无法爬升向上——只在低矮的砖堆间，如筋络起、伏。涨红的脸，暴起青筋。额间毕露的皱纹交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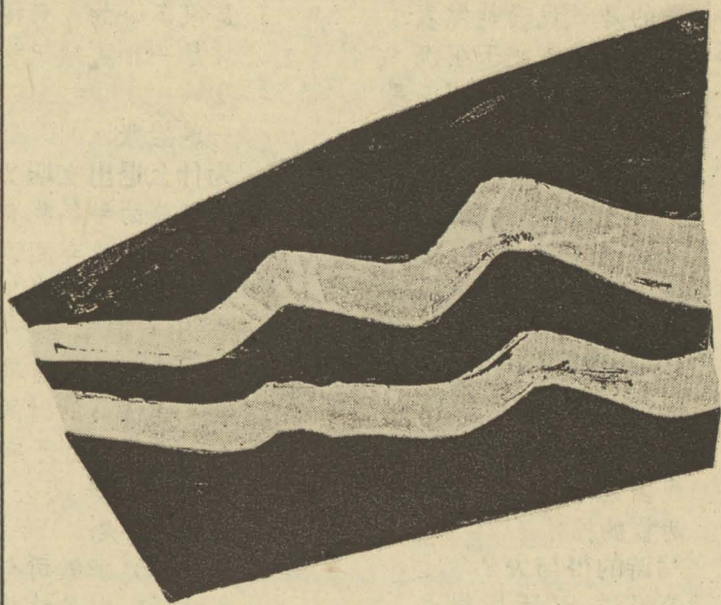
家居和废墟之间，隔着不是危楼，我们不是盗宝，不是拾荒。曾经的家居，现在是，孩子们放风筝的荒地。风大，发散……

我躺卧过的地板，如今成为邻家的围墙，那体温，早已散失……只是，阳光的血色，现在正涂抹其上。

太阳快下山了，太阳，啊，太阳，下山了。午后和入夜之间，隔着的是黄昏，比早、午、夜更短暂。遍体伤痕的墙壁上，夕照是结疤的不愈伤痕……血迹淡褪，褪成月光下冷冷，苍白的肤色。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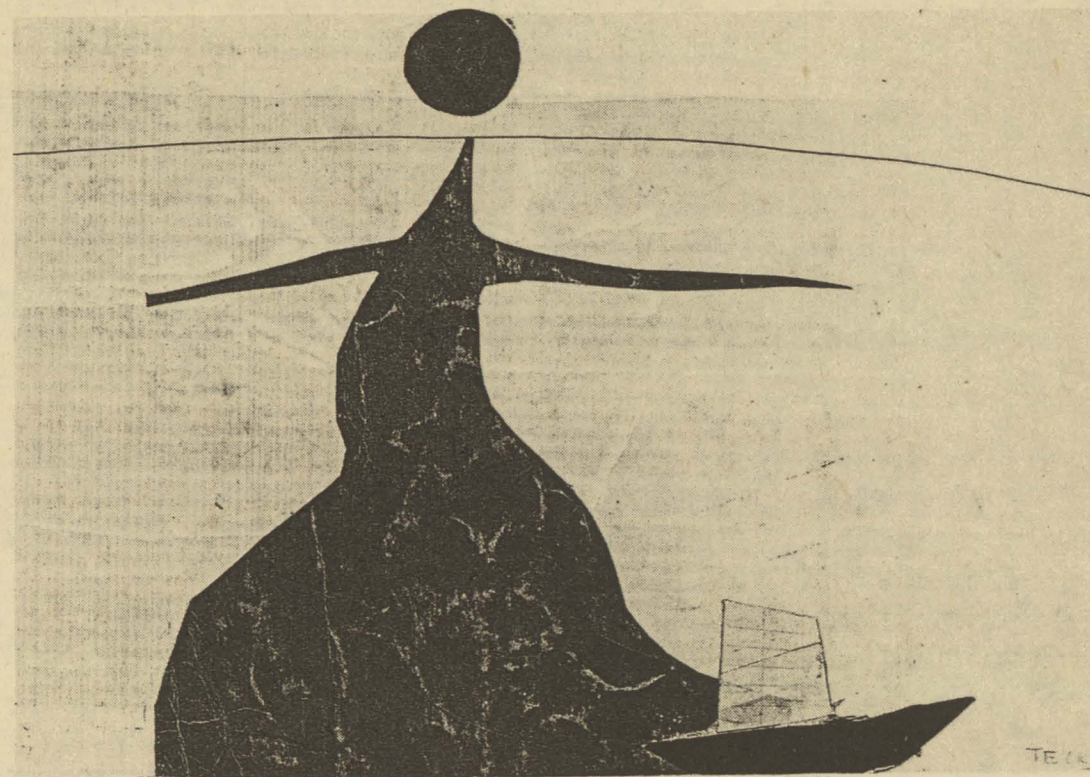
世事



赌徒

桌角和他低头沉思后的抬眼，使整幅画面立体化起来。把他的目光逼回眼眶。汗珠，凝在额头，指甲掐入掌心，掌中发荡的骰子，还未掷出……

一粒骰子从高处滚落，轰隆隆，轰隆隆，于是桌面震动，如重级地震……地面上的山林禽兽都市人群……都被摧毁，夷为一片平地。废墟中伸出一只手臂，晃动如白旗迎风，随即垂落。微微一阵尘埃……



猎影

◎李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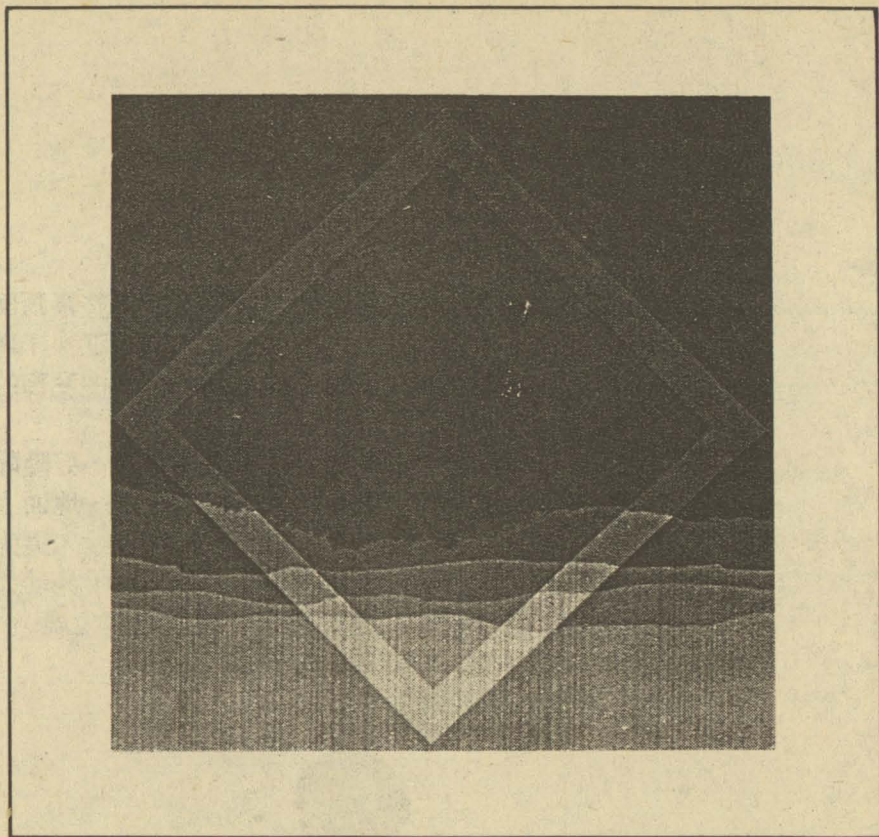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失明

整个城市的房子，忽然都空了。我说，停电的住宅是失去眼珠的眼眶。你看，整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占满了人，在路旁屋旁站定，走动，像一滴滴淌出眼眶的泪

珠。黑暗笼罩着人们，黑暗笼罩着人们的视线，牵制人们的行动，那时候…这时候，想想失明的人吧。

孤影

夜色像咖啡使人清醒，只是苦涩。夜色是不加糖的咖啡。和夜色，吞下星子。一颗。

浮光

泻下的阳光有浮尘凭虚。伸出手总是抓了个空。浮尘翻腾中些许沾在手掌。掌握不住的阳光，投落地面成为掌影。

我的梦境藏在夜色中，阳光下叫我交什么给你，此刻，也是暂时。月光已经消失（所以夜色也消失），阳光占领视界。

山头的那盏灯遥远得成为一颗星

清晨时
同时熄灭

据守

在黑暗中进袭的黑暗，如浪，一波，一波攻向停驻道旁的一辆车子……

车主，在电话亭中。
电话亭被黑暗包围
被困在雨势中……

停驻在电话亭旁边的一辆车
子，车身后，灯光闪，烁…

黑暗在雨势中向前 迫近
又退后 一步，防守的车灯
一放，一收。

黑暗是眼前的景。影子是唯一
的伴。影子依附在脚下，
被月光压得无法起身。灵魂
是影子还是月光？

刺客

针尖的投影刺不过我的身子，我还是让开，尖锐的影子被移动的灯光推动，延伸——向前。

碰歪了。

折着的身子，一半在墙面，
一半，在墙角。

针尖的投影又缩短了\退缩
到身旁\双指间\窗外\车
声去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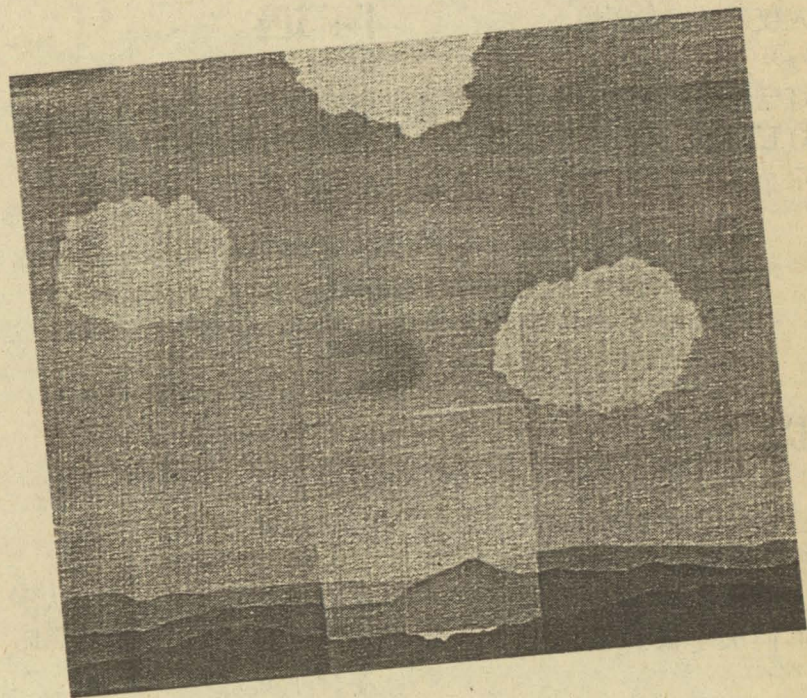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失影

没有谁比自己更容易欺骗。
只是，这次再也欺骗不了，
邪恶，真的已附身。镜中
没有映象，灯下没有影子
——邪魔上身的神父，悲唤
失约的上帝。

相对

灯已亮起，
灯已亮起，黑夜，就将来
临。
入夜后，灯光辉煌。

灯已熄灭。
灯已熄灭，黑夜，已经结
束。

捉影

被狗吠声追逐的一条影子，
被夜风卷起，
掷向遥远的对岸。对岸的芦
苇们庆幸没有被踩痛了身
子，
欢欣得狂舞腹肢。
追逐它的火焰，留在岸边，
垂头丧气，化为一缕浓烟，
被风，吹散。

影灼

停电夜。窗外的黑暗
扑熄了一柱烛火
夜色，烫伤了我

柔情

熄灯的室内\灯光\突然恢
复
墙面淡薄的\月光\消失
把灯熄去吧\让月光\重回
暗室

际遇

撑着一把火，你走来。风
起，夜色扑熄了这把火，
刹那你，消，失我眼前。

当我点亮手中的一盏灯，你
已消，失。
在刹那的黑暗。

不明

影子是附属光明的吗？从不
在黑暗中出现。或者，黑暗
本身即是？
如果彻底的黑暗你看到，是
否就如同失去视觉？
星月既为突破夜色而来，为
什么，又消失於晨光中？

心窗

被阳光投落在地面的窗玻璃
影子，不是黑色，是白，
不，是透明的方框。在地面
，把窗外的天空，映在地
面，像地面打开一扇窗，通
往——天空。

我赤着上身，躺在地面。让
窗子开在我胸前，让天空渗
入我心中。假如我弄错了立
足点，假如地板其实就是
天，天花板。那一框窗，就
是天窗，通往——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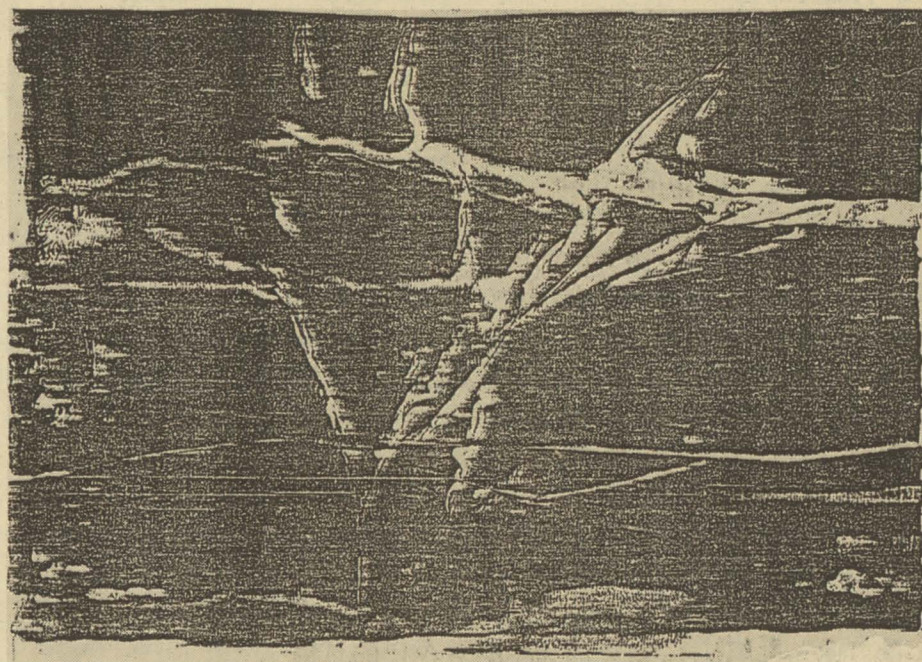
影域

花生壳在纸面上投落的影
——一只蚂蚁战胜了它——
还是根本就不曾被压制过？

静夜思

(3幕实景+1幕心境)

图/文：李敬德



其一

午夜醒来，面窗抬眼，夜空，漫天星子，感觉自己，就在其中，自己，在人群之外；在源自过去延向未来的时间，梗塞着，我，停滞在现在的自己。

星星与星星之间的空隙是如寂寞般无边，广，大的黑，暗。

午夜醒来，一个人，抬眼，望星空，感觉自己置身梦境，心中，没有醒转的念头。不是为了逃避，不是为了面对，只是，置身其中……

其二

长夜将尽的长路上\黑暗中浮出\一盏\灯\一路刺穿沉重的夜色\一路驰来\驶近时才知是朝阳\车前灯是月\昏黄\车后光是\夕阳，淌血\路面，为倒退的一辆车，开路\那司机倒行逆驰\一路撞翻的\人、物、情、事\景、像\乱成一堆

其三

车声驰来，红灯驶近
白色的月光，把你黑色的影子
投落在灰黯的地面，
车声一驰动，在地面被
擦拭的影子更黑，更黯
不是赖在地上不肯起来
影子它受了重伤 无声呻吟
回音 使灯光闪烁（路灯，
如惺忪的星）车声驰近
红灯驶来 把血，光 泼
在它身上。

其四

月光镇住了流动的长河
凝结成一条街
让汽车推着光
拖着影前进
月光催眠术 镇住了今夜
扬起的尘埃，被按回地面
路灯的柱\像无风之树\耳鸣
\寂静之声吵得我\一夜失眠
\皱纹\抚不平的\银河
……
街灯垂下了头，凝听长街
均匀的鼾声……
灯在头上的天花板黯着月
在窗外的天空亮着今夜的
月色证明了明晨的太阳吧

其零

夜半醒来无法入睡过往的半生就像一场梦现在也是一场。（持续着未醒的梦）在夜的深处我睁着眼醒在一个更庞大的梦境

10 / 10 / 88

诗五首

No1 消夜

把名片当成饼乾，那人枕着电话簿，啃食。
高高的枕头上，没有焦虑的头颅。放工后
不想什么，不想不想，什么什么
都不想。名字数目字数目字字字……

No2 洗脸

因为他想把办公室。对着自己——
的这一面墙壁，漆上亮光漆。半天的疲累，
勉强提起的手势，把漆帚扫到上司的脸上了。

No3 片面

写字台上的玻璃面是桌子的面具。
夹在桌面和透明的玻璃间的名片，
是差点被夹毙的舌片。

No4 两极

推开门，进去。（冬和夏只隔一层玻璃门）
推开门，
出，去。（冰和火只隔一层半透明。）

No5 打手

我一睡醒就打了自己一巴掌，因为蚊子。
白天已经是一架打字机，不停的打自己……
夜晚，梦醒，还要来一次。



《四月的菩提》

图 / 李弗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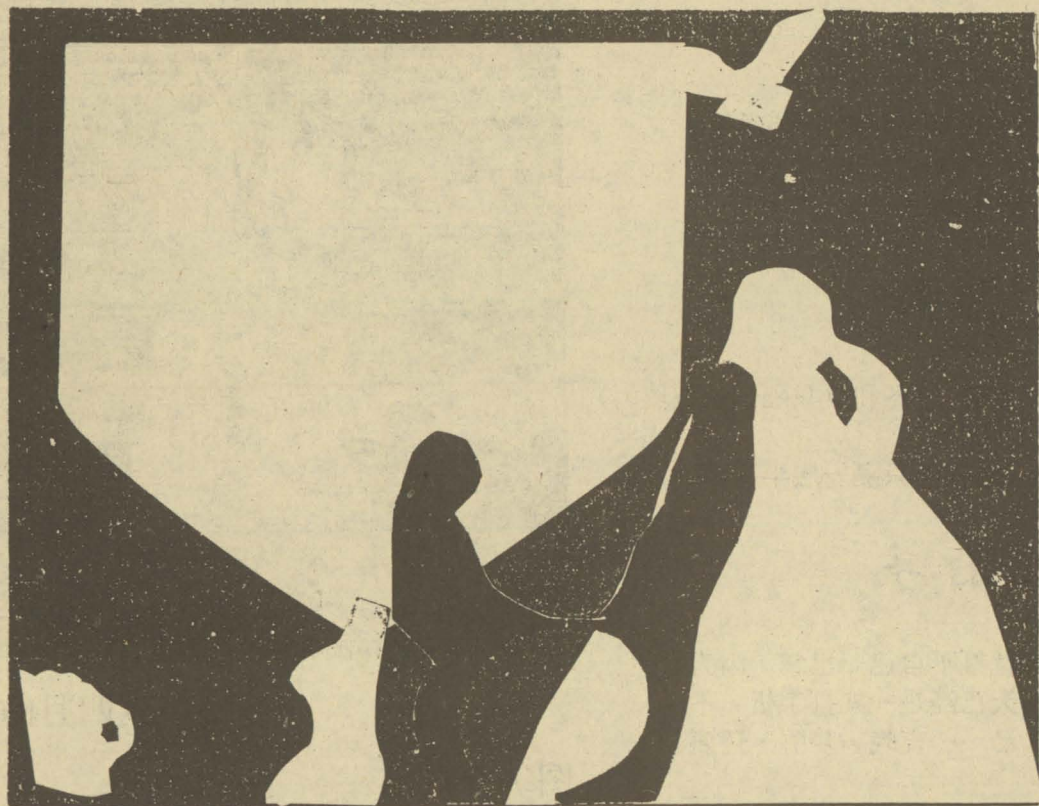
狭窄的窗口我探首而出 隆隆
惊闻屋顶上飞机驶过的震撼
急欲抬头，背脊顶住了
窗户，似乎要凭瘦削的身子
把屋子扛起，头——缩
缩回窗内去了，把窗帘放下来

身子回到书桌，俯首阅读
一只脚踏在置于地面的
钢盔上，赤脚似乎成为
球鞋，踩着停止滚动的
足球——一脚踢开，踢出
轨道外去了……
成为一颗脱群的星球
或者，参于另一个星系

忘了绑上鞋带，在追逐中
摔了一交了，头顶——
撞在青草长得最稀疏的草地上
群星漫天

空间局限

图/文：李敬德



七情年华

其一 过龙门

男儿年少当自强
仰天作长啸
手中刀，不还鞘
虎山尽往返
夜行不结伴
闯关凭大刀
鬼域独行
游刃敌阵
为一言诺
赴千里约
一日不舞刀
沸血凭谁煮
天地是吾伴
知心手中刀
所谓输和赢
就是死或生
跨越山与河
分明善与恶

其二 阳关叠

名山邂逅亦宿缘
此去，怕无见期
且送君一十里程
路短情长，勿负寸心
来时酒醉是你
去后独酌是我
芳华盛，赶路勿急
独游不宜春，有伴
如我仗剑者，最上
行行复行行……
一山接一山……
走完这程，再送一程

前世纵有约
千山路难越
举头有明月
举世难如君
知心，不再
且再送一程……

其三 菩萨蛮

上山斥猛虎
下海摸鱼龙
醉打门神
笑骂天王
叹钟魁吃不尽
人间众魍魅
佛坐心头，且
入地狱走一回
鬼卒走避，牛头
马面窜无路
发心济苦，招来
阎王怒目，刀兵
难救千劫报，且
收了剑，背鞘
苦笑抱拳回阳世
天界有梯，不上
尽了此生，再续人身

其四 水龙吟

江湖多风波，白鸥跌撞
风雨萧萧下落叶
散发弹剑，歌声苦
谁来听？自古侠者寂寞
况我成诗，何止三百？
天下人白眼尽付我

问天无告，长啸向谁？
听我声声狂笑当哭
潮声骤灭，扬眉我
宝剑在手誓要蛟龙远遁
巨浪翻舟，渔父千手指我
世间蒙冤人原是多
愿天下有情人都将泪尽洒
翻成滄尘雨，旱季下

其五 少年行

(散发迎风泪眼看花
纵骑踏雪醉中邀月)
东门买剑归
弹剑填词
弃鞘道旁
亮刃西门

东门，扬眉
西门，溅血
东门与西门
连接，连接
矫健脚印一串

串不成行的
血迹点，滴
今朝纵酒
明朝不复醒
(春花秋月有尽时
熏风瑞雪终了了)

其六 蝶恋花

凌晨风急，扬柳拂脸
如雨丝，湿我倦眼
如垂帘，蔽伊泪眼

今春昨夜入梦
宿醉醒在今朝
云吞月，月下
风扫孤影

生前梦回故里
身后魂归何处
往事一场宿醉宵
回忆一杯浓烈酒

其七 尘满面

随行八千里长路
浮云，逐风途中
拦路行窃明月
夜深处，败下阵
失身于皎皎中秋
月，白如雪
照长路，花

落，如雨，漫山通
红，尘起，尘落
滚滚，马蹄响雷声
过群山，三十岁月
尘与土，八千里路
苍然一声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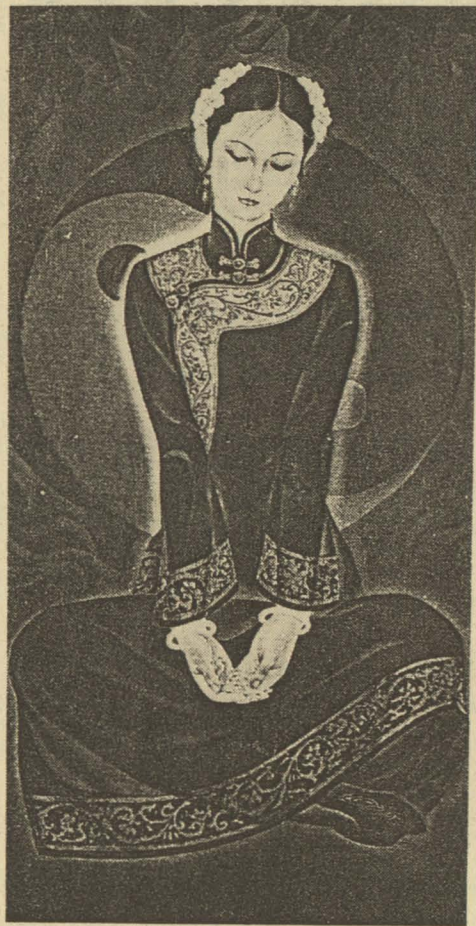


图 / 文：李敬德

梦境

被火花冲刷显得光滑站
不住脚的光从高处滑向地面
流淌的液态光波在蒸发的过
程中把地面和天际之间连接
出一缕发亮的烟接通最高处
一朵辉煌的云。

图 / 李菲莘



街市瀑布

凝立的身躯旁边，急速
行驶的车流，涌成一道道激
流，一道道急速涌来的掠过
，停下：一辆电单车。

凝定的身影上了车后
座，引擎声一响，他和骑者
化为一道流状暗影，汇入车
流——这条横冲的瀑布。

车窗内外

恒定的星钉牢在天际的
固定角落。急速变换景物的
车窗外，改换着位置的一框
天空。灯光点点，在窗外，
成为被撕裂的金黄光线。

阴影

流转的霓虹灯 亮灯的
招牌 车前的黄灯 车后的
红光 交通灯的红橙绿 按
摩院酒廊餐馆滑轮场踢士可
舞厅咖啡座电子游戏中心快
餐店的招牌 闪着光 行人
广场的喷泉闪着光 电视电
影荧光幕 闪着光。

光的掠影

无明

室内这盏灯就是体内的一颗心脏。当灯熄灭，我乃了悟，夜色就是我的血液，流溢循环在体内。

献身

空洞的书房塞满了我在孤灯下挥毫，涨大的影子。熄了灯。让影子溶进夜色中。整个房间是一个墨水瓶。

主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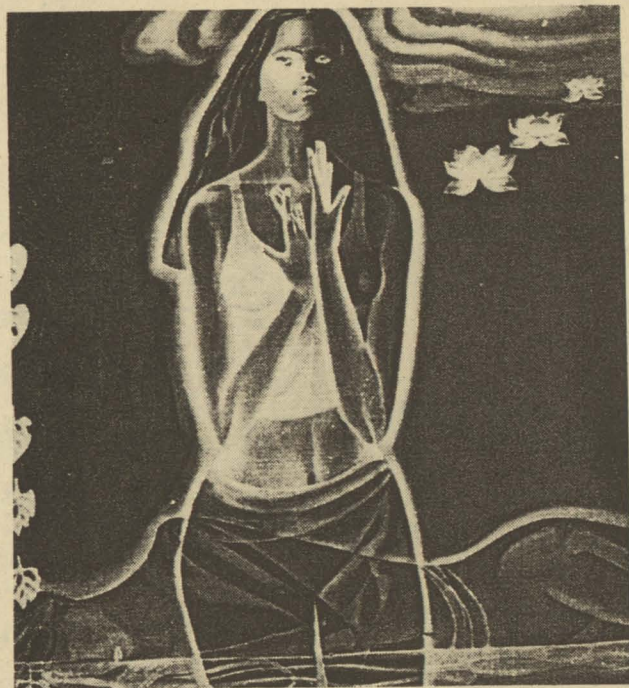
停电夜。
是谁？
把黑暗还给了夜。
为谁？

是谁把黑暗送给了夜？为谁？

固态

静止的电话亭。静止的街灯。静止的黎明前刻，静止的星，静止——
一辆电单车划过，街头，留下一列尖啸声，把黎明前的长街割裂……

图 / 李弗莘



液态

最接近梦境的夜色渗透稀薄的晨光。晨光涂满了晨醒者，眼中，窗外的，一框天空。

气态

夜色 朝远方 退远 窗户恢复了透明。

床单

车声驶近，车前灯光乘势冲上几级台阶。
瞬间撤退。
车已去远。
不留下足迹的光，把路面还给被掀开的夜，影覆盖回去。

暗察

圆月是手电筒的镜面。(是谁)在天外——升进来。探伺着这个入夜，我们处身的世界？
其实，探伺的是躲藏黑暗中的。(是你吗?)
而我们，甚至没有探照的灯筒，执在手中，向天外，探询……

掠影

被室内灯光排挤，退缩一旁的夜色，是蹲在屋角的小猫，与一枝站立的啤酒瓶子，相偎相倚。半透明的投影，沿着墙面爬上天花板。偶过车前的灯，光把影子暂时迫退，片刻，影子胀大——充盈屋子的内部。

车祸

一辆车声划过我家窗外把一束束车前灯射进户内。攀向天花板。光去——影移，似乎整间屋子都在移动。第二天才发觉屋子已被移至废车堆旁，一块尚未被废铁占据的空间。

失身

(夜色啃着烛心。)夜风吹，火焰歪了，越倾，越低，终于失足于黑暗，爬，不起身。(烛，呕出最后一点微星，噙了气。)

图 / 李弗莘 《微微海风》



视界

夕阳还未落尽 \ 初月已升起
\ 渐黯的街头路灯渐亮
夜色 \ 从远方 \ 铺展 \ 过来
\ 黏接了 \ 远近的 \ 树影

黄昏的昏黄溶入黑夜的漆里
树影上空不见踪影的鸟鸣把
从远方飘来的
云朵推向更遥远的另一个远方
夜色在黑暗中延伸铺展直到
我们看不到远处 (溶入黑暗中的屋子) 直到眼中所见的屋子
只是一框 亮光的窗口

都市不净观

墙对着 / 墙 / 对着 / 窗 / 对着 / 窗 / 对着
墙
墙对着墙对着窗对着窗对着墙

一间房子傍着一间
房屋，傍着一间间
房屋，在左、在右
在上，在下，一间
一间一间一模一样
房子房子房子房子
其实不过同样一间

(睡不着与不想睡的人们在城市的光亮与昏昧处穿梭……)
一张撑立的床；
每扇窗都亮着
灯的大厦的
千眼 万眼
布满 全身
没有视觉
没有眼泪

撑立的碑
站在坟场

床上的身子又翻了个身
梦境中又有人丧生
(星期天的黎明
总是被错过)
半夜醒来，套上耳机
听几首激烈节奏的歌
(都市的噪音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从闹钟声变
成催眠曲从清晨的惺忪到夕暮的慵懒)

大厦如失效的打火机
残馀的晨星
击出的火花，一点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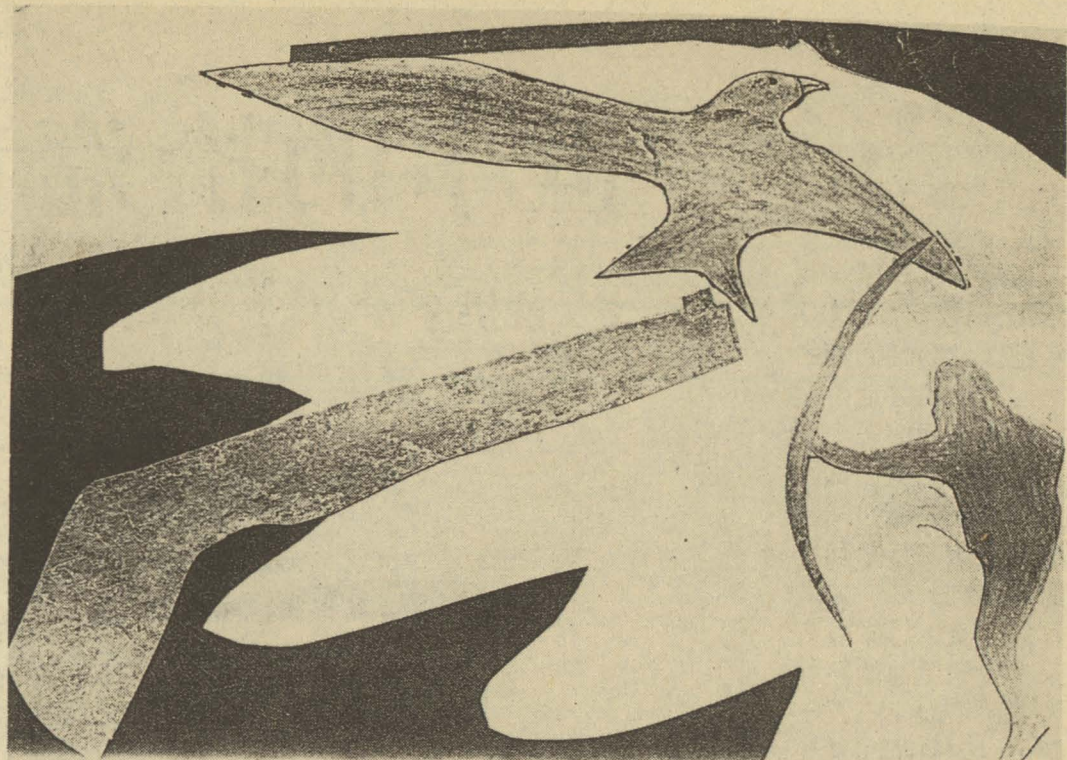


图 / 文：李敬德

精神分裂梦游症

横卧在横卧的床上入睡后……他瘦长的身躯，在夜色中撑起，成为一座梯子。脚扳到脑门，这一道梯子，通向梦境的最深处（最高处）。

足迹把他领到甬道的尽头，一扇门开着，门内：一道梯子通向天窗。梯下一只鞋子。台阶最高的一头，另一只，就在那。

他跨过门槛。中断的足迹再现，从地面延伸到墙面，直向天花板……从天窗看出去，另一只鞋子，踩在自己的头顶上。

世事的拾荒者

文 / 沈洪全

图 / 张小鹭



今年六月初的一个晚上，十点过后的天空繁星闪烁，我载李敬德（法号开御）回我家，这是他今年第一次回麻坡老家的日子，我忙碌，无法和他深谈，这是他在三年前落发为僧回麻的第三次。这次夜里寻他，邀他到我家，因为我的三个小女儿常提起他，而她们都因功课繁重再加上补习时间紧凑，无法来见这位从小和她们玩棋的老朋友。

六月的星空，感觉没有改变，只有我家屋前的丛林更茂密，泥路依旧；三五年前，李敬德时时骑脚来我家看书，由文学至美术的书籍，后再接触圣经和古兰经，再读佛学书籍，由印顺法师的《妙云集》至阿含经藏，之后，他参加了洪福寺的短期出家，我以为他要体验佛教生活，丰富他的文学创作，然而，短期出家后的数月，他告诉我，他要落发为僧，先沙弥三年，后受戒和尚。这事，在朋友间响起相问证实，我淡然说实，可是心里却不以为然，他还是会为马华文坛增添优美的作品。然而，六月间回麻给我的口讯，他要“退出”创作，在这之前，所有的稿件都寄给各报刊副刊，这些稿件有的退回或不知所踪，只

有两个副刊版位刊登和《蕉风》要为他出个小专辑。

七月初，我收到李敬德的信；我仍然叫他敬德，我无法改变过去的习惯，称他开御，像称呼继程法师一样，继程在我生活中是个和尚，而敬德（开御）却不是，是好友，就像我的三个女儿在六月里的夜晚见到了他，仍然叫他“敬德哥哥”，虽然光了头，穿了褐色僧袍，还是不能改变，进了屋子，还是坐上那三五年前坐的椅子，翻书谈天，感觉没有改变。太太说，我的另一位朋友周如音（法号空承）也落发为尼，另一位朋友也将在不久落发，有一天你们数人相聚，你是不是也是和尚？

七月下旬，李敬德（开御）赴港受大戒，这消息是他六月底回檳城洪福寺写信告知，而七月初小黑寄来了一札李敬德的复印诗稿，要我写篇文字，评析他的诗，这事，似乎难为，我久已荒废“学业”，不能如李敬德评析我的《欧阳香》一书一样精读分析，我只能以现在的心情来看他的诗。我的另一个想法，李敬德不应该“退出”创作，应该更积极写作，以佛法的心净化国土，为马华文坛的佛法文学

添风采。

佛法是生活的，佛教不应该老是强调庄严富华；文学是生活的，创作应该是生命的过程，个人与共业互存，文学和佛教一样是生活的，不可能分割，敬德可以为一位不相识；因烧伤去逝的老人诵经，为什麼要给自己的生命历程立下分水岭，划分阶段，有如佛教，汉文佛教经典除了杂阿含经之外，其余的都是文学著作，它们诠释佛法，有如沙特和卡缪等人的文学创作一样；存在主义的经典。

李敬德的下半生将以僧伽的生活度过他的生命、慧命系身，敬仰释迦觉者，在根树的茁壮之上开花结果，承传释迦的佛法精义，但愿他能创作更完美的生活的佛法文学作品，正如他在《七情年华》所言。

《七情年华》说今生轮回吗？是的，最少是在年少，李敬德的“尘土”步伐，在“净土”的国度中打滚一翻，听他的心语：男儿年少当自强，所谓输和赢，就是非和是，善恶分明。这样的豪气，落发为僧。游刃有余，赴千里约，天地是吾伴，走完这一程，行行复行行，尽了此生，再续人身，天下人白眼尽付我，自古侠

者寂寞，矫健脚印一串，生前梦回故里，云和月，风扫孤影，逐风途中，三十岁月，尘与土。

读《七情年华》，我放弃那中国唐宋诗词的意象，酒已不是一位僧人的恋情物，刀也不是宰猫的断念，匆匆三十岁月，那是今身前世的阳关叠影，沸血凭谁煮，来时酒醉是你，苦笑抱拳回阳世，听我声声狂笑当哭，春花秋月有尽时，回忆一杯浓烈酒，苍然一声笑。诗中的白描，皆是路过的尘世情，悟者与觉者都在今世月和雨的恋情中失身，今朝如何才是此心挂处？

外观的模様是一个人，内观是生命的成长，静静的感受心灵在两者之间对着，你是离不了，是生活还是避世，都不在神通之列，那是处境，就如你在都市或山林，环境只是一间蕴藏了瞬息生灭的时间与空间的房子，相同的自然和人造景物有什么分别，一间相同模样的房子和一棵棵的树又怎样分别，风雨同样吹拂和下着，都市的不净和心净的国土有区别吗？一间间的房子有好供品，陈列了多少身体，再来一次甦醒的人。撑立之碑，站在坟场，翻了个身，击出了火花，一点消

逝。这样的生命，这样的阵列，这样的供品，这样的心意，是都市与丛林生活的分别吗？心净国土净，我们生活在都市是慵懒了。不在都市的生活又是一副怎样的景观呢？同样的；身子又翻了个身，梦境中又有人丧生，星期六的黎明，总是被错过。这种重复的区别，只因执着的心在环境中分别而已。其实，生活中，每扇窗都亮着。不净的想法在心，污浊的环境已经是共业罪，常年累月的果报，只好由个别醒来的心净化。

身体的生活位置是一种局限，伸延出去的空间已经没有身体的存在，只有感受和现象，一个窗的存在是因为墙内外和窗帘的布置，而一个身体和一种心情的组合，就被自己局限了，不管是伸出或缩内的身体，还是桌前阅读，是奔跑追逐另一个空间的理想姿态，甚至，心情参与另一个空间星系，置身的位子和心情是执著的，我执的心恼热，思想可以云游，身体可以受绑着，而人的位格仍然不能解脱，这是色身物质，甚至在追逐中，摔了一交，在这种空间局限里，结结实实摔在青草长绿最稀疏的草地上，总算明白了一种现象，虽然群星

漫天，人的存在只在那结实的着地（落脚）之处。

生活是不是一种提防，让自己时时清醒，〈脸上有光〉告诉了一种征象和心事，无法放下，也无法挣脱，酒和报纸在杯口内外诉说尘世，各怀心意；泄下的灯光，顿然被另一种心意执着，世间事（报纸）能抵挡惘然的前世今生的醉意吗？我不知道，酒的意义是什么？我是个禁酒的人，它在脸上有光的象征了（虚假的）荣光（灯光），但在一个了然的心胸，“我”是可以释然的。

世事，常挂心头，平凡的运程，平凡的人，想的，都是过去的心事和当下的世事，伸掌是墙的三长两短，过去生活的写照，如今，把前尘放下，放得下吗？是在寻找一份寄托，开始在（文化）废墟中站起？我们没有根树的文化，只有移植而来又没有树植的林子，沾了尘埃又没有坚定的柱子，这样的马华文学（创作）心情，是不会流泪的，只有四处张望，想叠的红砖绿意，都是一堆横陈的血脉，我们的先行者还是陈卧在这废墟与那移来的家居之中，经历那别人的文学经验，而自己无奈，不盗宝，不拾荒的人

让自己像风筝一样飘摇，希望有那风大散发的豪情，然而，阳光的血色，在体温中散失，越过曾经躺卧之处，而今置起的围墙，在其中寻找什么？流转的日月，轮回的白天和晚上，在一日一夜的过程中，踏着多少苍白，多少褪色的暗夜，还有多少梦痕，面对那卧过的墙，原来自己是盘腿的兽，坐困过去现在和未来，天上地下，唯法为尊，走过这样的世事，是应该在废墟中建起另一番世事，顺着自然的法则，正好卧过的体温，可以让自己知道那过程，是不是一次赌局。

人的生活 and 命运，都因环境使然，顺应环境或改变环境，因此人的一生过程就因自己的应验；思想而行为。〈赌徒〉的过程没有输和赢，那是一幅画面，像一幅有名的画一样，让作者沉思，回顾自己的过去，憎爱都在那一刻涌现，挥不去的感情和放不下的执著，处处自伤，也为人自伤，更是有情众生的自伤，源自於那自限的伤感和切身所求，从高涨的情绪至微尘扬起的气息，到底那意境是怎样的呢？还是一个局限，另一个众生共业的局面，有所为或无所为的继续，震耳欲聋的

都市或山林或废墟，这种不断闪现的自伤感情，一支手臂摇落白旗，这世间真的是场赌局吗？人的地位因布局而生活吗？那不是；不是可以赎救的，也不是他力可以伸出的力量可以改变，那是赌徒的行为，为自己的作业推却责任。不要忘记，汗珠凝在额，指甲掐入掌心都因为有了自己的行为和各种缘起的因和果，赌徒是自弃，不是奋斗。

为自己辩护或推掉自己的责任，企求一个可以救赎的安慰，似乎把自己挂在天空；放置在一处不及地的地方，脚上不踏实，不管是未来或现实的理想，先给自己分裂；精神上的寄托仅仅是一出戏，而不是一脚能知地之真实和暖寒的真实。企求另一种空间的生活，升入天堂或堕入地狱的梦想，就如卧在床上撑起梯子，打开一扇门户，通向天窗，在那头，一个足迹，在这儿一个足印，留痕的痛快永远是回忆，实质的意义，是技巧，把写实放在超现实的意念上，触动多少层面，由人的虚拟至空间的布局，脚板和台阶的通向，墙面门槛和天花板的倒置，这一次幻象最终回到了自己身上，鞋子象征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但

是，这一切都是人自身作祟，抓着的鞋子是自己放的还是他人装饰的艺术？通向梦的最深处，踩在自己的头顶上。

这些诗都在静寂中进行，身边的变化给予多多少少的器扰。〈静夜思〉其实是旁观者的变迭观察和心情，把自己投在实景中寻求那波折的过程，依着自然的法则，星与寂寞相衬，因而滞留在自己的念头里，这种可以不理的幻象，逐渐产生了实景，一种置身其中的幻觉，混合了现实景象，这是不切实不成熟的慌张手段，人活在这种样子的空间（幻想）里头，必须采用过去的各种经验，切身的幻想，包括了行为和阅读中取得的形容词，结果实景变成了写实中的超现实画面，显现作者移情作用，把符号与象征交给另一种意义，通俗的或者理论中的比喻作用。这样子的情怀是年青的血液流经了思索荒原，具有活力而且自认信心的并发，把夜翻乱成一出无需具备天才的心情，似乎是禅坐前的乱象，把影子或光芒当成化生的另一种生命，把心中的回音拨在了不起的灯中，从拭擦的影中了解更黑更暗的醒来感觉，似乎囚困在今夜，乍醒乍

眠，希望太阳依旧爬上来，然而，半生已去的人，开始了解追求苦集灭道的路上，在世间的轮回之中经验了不可磨灭的因果果报。

李敬德走向了心灵深处，在四大五蕴六处之间见了法印和正道，希望他在八月间受坛戒之后，回到“人间”来翻阅没有幻象的世间事！

20-7-1994
写於承传室



空门封不住的文学灵气

——李敬德印象记

李敬德，我只见过一次，八九年七巧节的黄昏、柔佛海峡北岸的小斜坡上、“七夕——两岸的诗与歌”晚会里。那一个七夕，海峡两岸各有七位诗人歌者赴一场诗情的邀约。

在灯影摇晃星河微波的晚上，敬德给我的印象是高挑、瘦削、沉静，亲切。

七夕之后，敬德曾寄赠一叠复印的诗文给我，皆是发表过的作品，至少两百篇，这份厚礼我将它线装成书。

李敬德应该是六字辈的



写作人，推测他在廿岁左右开始写诗，作品发表于国内外报刊如台湾的联合文学等。其《五月组诗》入选台湾尔雅的“七十七年诗选（一九八八年）”。

之后，我与李敬德，只在文学副刊上“零零星星”见面。除了诗，散文，也有充满哲思的寓言。

接着，不知是谁对我提起，三十不到的李敬德出家了。我听后沉默不语。

最近，读到敬德一篇类似“告别书”的诗观，他自称为“已故诗人”，紧接着又陆续收到他邮寄来的几册佛学书籍，终于相信，他不只“久已疏于人际”，“无情”处处，更有绝诗而去的意味。（引号内引用“已故诗人”来信中的字眼）。

过去，友辈之中，出家朋友只有继程一位，如今多添一位文学上神交多于人际

交往的“已故诗人”李敬德。

× × ×

李敬德肯定是大马诗坛上一位多产又多角的诗人，风格面貌的变化幅度有时很大。

我偶尔重读他寄来的诗稿，常揣测外表沉静的他，如何把外界如此复杂的大千世界，编织在诗文的有序方格里。

那年的诗稿中，岁月少壮的敬德，诗笔舞向多种层面，不只武器各异，连招式也新鲜活脱，偶尔一两个意料不到的奇想，叫人拍案。

年少的诗篇没有不多情的，二十几岁的敬德颇多情诗，有些虽写得露骨，像浅滩流水、鹅卵石粒、清澈可见，却不失情真意浓，调皮可喜的也不少，如《真想狠狠咬你一口》，不是少年，绝难得诗如此。

图 / 陈素芬 文 / 小曼

我已熟悉得可以拥吻
你家的那头小狗了
没想还是被你
狠狠咬了一口
像众叶间偶见阳光的苹果
笑得那么羞涩的甜
真想把你摘下
轻轻，反咬你一口
既使你的青涩
软化了我的牙齿
不管不管，我要
狠狠咬你一口

像《难道，这只是个比喻》却是迂回曲折，从平庸得有点令人不耐烦的俗套入手，临尾两句，化朽为奇，便成为一首逗人掌声的诗了。

别再流泪了，我
藏匿在你体内
只是为了防避风雨

活着，只为了等待
什么时候能为你死
给我机会，让我是你
——最后的一个自焚者

耳鬓厮磨，肌肤相贴
爆燃出一团火光
咫尺之地才照亮
陡地熄了，留下
一小撮冷烬——

啊，难道我所说的
只是火柴与火柴匣子？

细心观察世间万物，再以诗人内心蓄存的情感赋予本无生命感情的题材，往往能让人获得第三只眼。敬德在这方面的作品，是我较偏爱的。像《晾衣记》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①烈士
受刑后的身体
抛入水中

溺毙后的尸体
捞出水面

暴晒阳光下的
残躯
仍然或袍缎
迎战

不是白旗般
瘫痪

滴干了最后的
血液……

从刑架上
取下来
贴身——惊觉
体温依然炽热！

又如《四季》中的《夏》。

距离得太深太远了
看不清我
落在水面的
脸

打一桶水吧
从井口
拉出
一桶
破碎的
月

敬德的奇想，有时迹近于童话故事中的插画，令人惊讶。像《另三棵树》中的一首。

树之眼睛

我绕着树身转了几个圈子
双眼紧盯着它满身的果子
终于发现自己眈眈的目光
一直在它众多的眼中
无法回避，一颗果子就是
一粒眼睛，紧盯我内心的企图

又如《放风筝》的下半段。

炊烟一缕是系着风筝的线
断线的风筝，是一朵云
向天边涌了过去
炊烟是天与地拔河的一根绳子
一朝断线

天，猛地上升……
地，陡地下沉……

敬德的作品，另有两个特色，一是拥抱传统的古典，一是冲入硬冷的现代。

《七情年华》，《五月组诗》等是前一种，《都市不净观》，《空间局限》，《世事》，《静夜思》都是予人现代生活窒息感的后一类。

× × ×

大马诗坛本就寂寥冷清，像敬德这样的多角诗人，更是六字辈中的稀有品种。如此诗人，骤然“身故”，难道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吗？

我自少年时期便喜欢情僧苏曼殊，如今也日愈喜欢弘一法师。

空门是封不住文学的灵气的。晨晚钟鼓之间，拂尘该可斟酌清风流云间那一个捉摸不定的诗眼。

× × ×

那夕银河，匆匆也已五载。去年七夕，陈氏书院有罗碧芳的舞集《石头记》和



在家的李敬德

小曼的《茧》，今年七夕，夜深的中庭在陈连和的《歌仔戏》散场之后，又有张永修和春美的鸳鸯书。

我傍着灯影下一大串满天星，曾对大家说：“年年今夕，必与艺术和文学，相约于陈氏书院”。

八月之后，敬德去国出游，明年始归。如果小曼相

约，踏过尘土滚滚的芒鞋，来年七夕来不来陈氏书院，来不来银河边汲水？

× × ×

匆匆人际，李敬德那年在聚光灯下的身影，仿佛城市灯火中仰首的星河，轮廓隐约，印象却深刻。

诗（不评）后感想

◎刘汉

(一) 赌徒

图面：全身。镜头缩小，手部局面，手握骰子，冷汗，微颤。掷出。

(二) 脸上有光

杯中无光。

(三) 精神分裂梦游症

你。不，是我。

(四) 世事

是墙吗。是人吗。是记忆吗。是情景吗。我们走过。

(五) 静夜思

举头望明月。我，存在。中断的上半场人生，持续的下半场。置在其中，疑是地上霜。前进后退的风景。月亮啊月亮啊月亮，床前明月光，光光照地堂。醒来，存在，但仿佛不曾拥有的惶恐。或者是一种沉郁的悲哀。低头思故乡。

月亮永远月亮。月亮。

(六) 都市不净观

窗口是房子的眼睛。
开灯，关灯。

(七) 空间局限

——我只是想起惯性的一些动作。很久以前，家里书桌下置放着钢盔。一边做功课或读书或看书，一边脚下意识踩踩或是踢着玩一玩。或者只是不小心踢掉。

那日子很远了

很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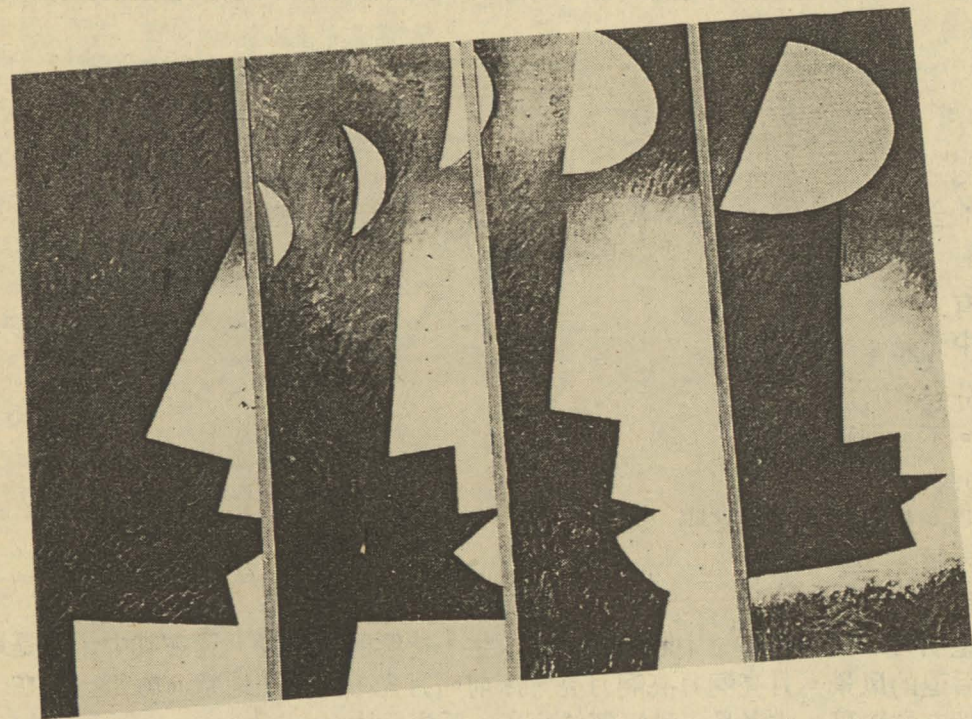
远

(关于惯性，你如何解析?)

(八) 七情年华

六欲时代。有些轻狂或仗义行侠道，或许，有时候是错了。情爱如风，当然这个比喻太匆匆。青涩的时候，以为你的温柔将酝酿我为醇酒。但后来都苦涩了。酸，是一种味道，苦，是一种味道；甜，是；淡，也是。

图 / 丘瑞河



传奇 (之一)

“不，不是，这个不是我的！”邻座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在我耳际响着，潜意识里感觉到，这是外国人说的普通话，于是，抬头望过去，是个蓄两撇胡须的日本人，女侍员手中正端着一碟乾炒牛河。

“这是我们的！”我向女侍员招手，又向日本人微微一笑。

一碟乾炒牛河，盘踞着油滑滑的白瓷碟，令人垂涎三尺。我和石华相对看了一下，会心地正想举起筷子，突然，日本人开腔：“我可

以……可以过来吗？”

他要过来和我们同桌？我环视一下，暨南大学明湖餐厅傍筑湖边，窗外一片清澈明透，厅内到处是净洁整齐的方桌，在这样的环境下认识一位异国朋友，倒也不失为一段美缘。

“好吃吗？好吃吗？”他把啤酒、酒杯、筷子以及几个小碟搬过来后，就指着我们前面的那碟炒河粉。

“好吃！当然好吃！”石华应着。

“哎唷，这里的食物呵……”他一面说一面皱着眉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你来这里多久了？”我好奇地问着。

“四、五天了！”他伸出四根手指说：“你们呢？我看，我看你们应该是外面来的人，是不是？”

“好精灵哪！”我内心想着。

“我是日本人呵，是拿日本护照的……”当我问及他的国籍时，他皱着眉毛比手划脚地说：“其实，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姓林，两个木的林，我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在日本留学，然后就住下来，我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是日本人……”

“那你来暨南大学做什么呢？”我们好奇地问着。

“我来学针灸，我是个医生……”

“呵！你是个医生！”我惊讶地叫了一声，四十岁的年纪，戴着眼镜，蓄着胡子，黄褐的肤色，；衬恤、牛仔裤，黑绒鞋；他就是一名医生……

“我是脑部神经医生……我想来这里学针灸，但是我住在这个招待所，很不好呀！旁边的卡拉OK，一直吵到晚上一、两点，我不能看书，也不能睡觉呵！我实在住不下去！”暨大招待所就在我们住的专家楼的旁边，看来招待所的音乐厅给他很大的威胁，所以，他脸露痛苦之状，说着：“我已经向他们说了，他们说会想办法，想办法！”

“你非常难得，还到这里来学针灸！将来可以带回日本去！”

“我不想再回日本去！我现在在台湾！日本那个地方呵……他们就是不给我升级！我早就拿到高级学位，很早就在那里服务，但是，他们知道我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们说，你是姓林的，不是日本人，现在我们告诉你，这里有三、四个日本名字，你选择一个，把姓名改过来，我只好随便选一个！改过来后，他们投票，两票赞成，八票反对，我还是讲师，不是副教授！……”

“那你结婚了没有？”突然，我想到一个问题。

“结婚了，我们没有孩子，所以，离婚也很方便。”他低着头说。

“太太是什么人？”石

华好奇地问着。

“日本人，不过，现在已经不是我太太了。”

“你的普通话从那里学的？跟你父母亲？”我朝另一方面探索，希望看到全面。

“不是，不是，不是！”他急速地摇着手，说：“我父母亲和我讲英语……我小学念的是华侨学校，所以，会讲不太好的普通话，到了五年级，没有办法呵，在日本要升上去，一定要会日本话，所以，就转到日本学校，那是没有办法的……”。他似乎有点歉意。

“后来呢？”

“后来我到美国念大学，一直念到医学院毕业，后来，我到德国去！在那里念高级学位……德国很不好，那边的外国人很复杂，德国很不喜欢外国人，所以，我到北欧去，在北欧拿到高级学位……”

“然后，你回到日本，在日本医学界服务？”

“是的，在日本的大学里，但是，他们很不好，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完全不给我机会……”突然，他发现“知己”很多，“知彼”很少，立刻抓住机会：“你们是哪国人哪？”

“我们来自香港，来了

好几天了……”为了探索上的公平，我稍微“放点水”。

“香港很好，不过，不过，香港人的普通话很不好，你们……”他的眼睛露出疑惑的光芒。

“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现在在香港工作……”我只好“坦言相告”了。

“马来西亚？呵呵，我去过，有槟城，有吉隆坡，有马六甲，有新加坡，还有，我会讲几句马来话……”说着，就讲了几句简单的马来话。

“你在马来西亚住过多久？”

“不是，不是。我在棉兰住了两年，时常到马来西亚去旅行。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很麻烦，政府对你们并不好！”

“不会，不会！”我立刻否认：“马来西亚政府对我们很好！”

“很好吗？那就奇怪了。我在棉兰，那边的日本大使馆、日本国际学校，还有日本商人，他们不相信印尼医生，他们要找日本人自己的医生，所以，到日本医学院来找人，所以，我就过去，在那里住了两年……印尼人对中国人也不好，也不好……”

“你目前在台湾当医

生？”问题的核心似乎已展露出来，于是，我从第三个方向往前探索。

“我在台大医学院……他们给我副教授，台大医学院真奇怪呵，全部是台湾人，而且都会讲日本话，不会日本话的人，很难进台大医学院。所以，他们给我副教授，留下来……”

“那你在台大多久了？”

“三年。”

“学完针灸，准备回台大吗？”

“不一定，不一定。台湾很不错，但是，空气很肮脏，摩哆车太多，到处乱叫，很吵闹！我在温州街租房，情况比较好。温州街你知道吗？……嗯，那里住的都是台大、师大的教授，但是，一离开温州街，就很不好！所以，我辞职了，把我的位子让给小老弟……”

“那，你只好回日本去了？”石华关心地问。

“日本？日本很是不错，我是日本人呵，但是，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我真不明白，我拿日本护照，在日本出生，在日本受教育，娶日本太太，他们还说我是中国人！……”

“你喜欢广州吗？”

“你说广州这里呵？……在暨大这里呵，里面还

可以呵，不过，那个卡拉OK一天吵到晚，日本根本不会这样！学校外面，很危险，车子非常乱，人很没有礼貌，不过，到香港很方便，我可以星期六到香港Shopping，星期天回广州，非常方便！”

“那你可以留在暨大华侨医院里了！”我说。

“我不知道！我才来几天，还不知道！但是，他们说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和台湾一样，都说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真奇怪呀！我姓林，父母是中国人，身体流的是中国血，会说普通话，但是，这里和台湾都说我不是中国人！……唉，我是日本人，有可能留下来吗？我是华侨，他们不承认双重国籍，有可能回来吗？唉，这个世界真奇怪呵……”

是的，这个世界真是奇怪呀！交通越是发达，人的来往越是不方便！时代越是进步，人的距离越是遥远！国家来往越是频仍，人越是没地方安身托命！望着餐厅外面的明湖，水波清明，柳叶低垂，没有一丝风，也没有半片云，一切景物依旧，适才一席话，竟是那么的简短和清淡，丝毫没有泛起一点的涟漪。

◎郑百年

传奇 (之二)

“你就是老梅吗？”走进大学站，我望着那位手拎黑色旅行袋的老人家，吃惊地问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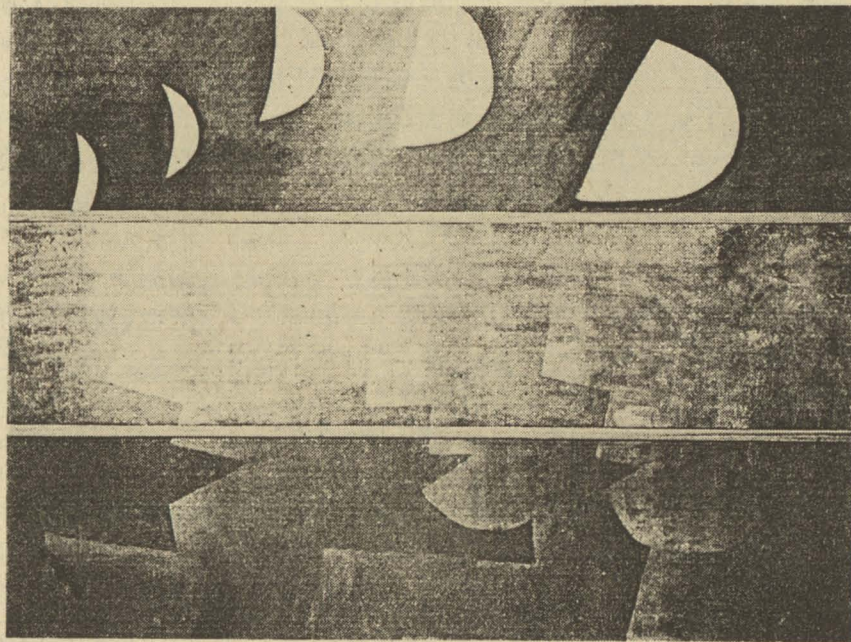
“是的！是的！”佝偻着背脊，他哈腰点头。

“哎呀！……”虽说二十几年没有见面，也不过是

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怎么竟变成六、七十岁的老头儿呢？当年雄姿英发的老梅，如今竟是一位满头苍苍白发、满脸皱纹斑斑的老者呢？这真叫我不敢认呀！然而，他“是的，是的”叠声连连，证明我并没认错，只

好将惊讶万状的神情立刻收起，改口成为慨叹万千的口气，说：“二十几年没见面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你们后来是不是结婚了？”把老梅接回宿舍后，石华就泡了一壶浓茶上来，还没安顿行李，我想起当年



他和白蕊拍拖的事，立刻问道。

“当然是结婚啦！”白蕊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们非常关心他们的事，只可惜我们离开台北后，就失去了他们的音讯。

“白蕊还好吧？”石华抢着问。

“唉！我们结婚以来，白蕊就没有一天过着安宁的日子！我拖累得她很惨……”老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难过地说。

老梅是缅甸华裔，初中还没毕业，就离开出生地到台湾升学。大学毕业后，留在台北某中学教书……

“教几年书后，我们就结婚。婚后第二年，白蕊先回大马，在怡保生下了大孩子。我在孩子出世不久之后，也就到大马去。”

“为什么后来又回到泰国去呢？”我焦急地问。

“唉！大马政府根本就不让我留下来！这也难怪啦，我不是大马公民，只领个台湾护照，怎么可以在大马教书呢？半年后，我设法跑到新加坡去，在裕廊工业区打工，然后，利用假期回怡保探望白蕊她们母子。当然，白蕊他们也经常来新加坡探望我……”

“唉，一家两地分，也是够辛苦了！”石华叹气。

“辛苦的事还在后头呢！后来，我被新加坡驱逐出境！非法打工，当然犯罪啦！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刻，我真不知要往哪儿去了！”

“回台湾去！为什么不回台湾呢？”我问。

“我回过台湾，但是……”老梅看来有几分愤气，声音不免高扬：“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回去后竟找不到教书的工作！他们都不要我了！”

“为什么呢？”我诧异地问着。

“理由一大堆！不说也罢！”

“后来呢？”

“后来，我从台北跑到曼谷去！缅甸不能回，台湾不要我，新加坡赶我，大马不允许我居住，要上哪儿呢？想来想去，只有泰国！何况泰国距离大马也很近，白蕊他们来往也方便！于是，就到泰国去！”

“到泰国做什么事？”

“和一个泰国朋友合伙做生意！”老梅喝了一口浓茶后，又说下去：“开始几年还不错，白蕊母子也到曼谷来住，而且又生下一个女孩儿。唯一遗憾的是，我是无国籍的浪人，白蕊他们也成为无国籍的浪人……”

“唉！……”我和石华听到这里，不住地摇头！

唉！世界这么大，竟容不下几个人。

“几年后，大孩子长大了，却无法上学！没有学校愿意收容他！想来想去，只好由白蕊将两个孩子带回怡保！等我住满年限，买通关节，取得泰国籍后，再带他们过来！在这段时间里，为了照顾孩子，又为了照顾我，白蕊两地奔波，一身居二处！短短几年而已，就满头白发、牙齿摇落！唉，生活竟是这么艰苦呵……”

“其实，孩子们回大马念书也不适合……”我们来不及叹口气，老梅就说下去了：“我不是大马人，他们怎么有心在大马住下去呢……？”

“那么，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呢？”我们惊叹地说：“他们要在何处安身呢？”

“唉！他们真是可怜呀！……”老梅长长地叹口气，摇头说：“在怡保，他们无心向学，马来文更是一塌糊涂，每次都不及格！真把他妈妈急坏了！”

“唉！无辜的孩子……”石华叹气着。

“即使是这样的困境，也维持不了几年！那位合作的泰国朋友把我的股份吃掉，还到法庭上告我一状，说我占用公款！我不是泰国人，也没泰国籍，立刻榔瑞

入狱，没有自辩的余地！这个时候，真是苦了白蕊！她不但要两地奔跑来探望我，还要在怡保到处借钱举债来营救我！钱果然能使鬼推磨，我由死罪改为无期徒刑，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由有期徒刑而被宽释；但是，白蕊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老太婆了！……”

“唉！华裔，华裔！这一代的华裔，真不知要朝什么方向走呀！”我心里在喊着。

“假释出来后，白蕊也不知从那里找来一些钱，我们在曼谷东山再起！她把两个孩子完全丢在怡保，手胼足胝地和我从小生意重新开

始！……”

“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点成绩，站得住脚；于是，花了一笔钱，我取得泰国籍，有了一条根！立刻，把两个孩子接回曼谷，一家人重新团聚！……”

“唉！苦尽甘来！真是太苦了！”石华说。

“孩子有书读了，反而，他们已经读不下了！插班生，泰文一个字也不懂，怎么追！怎么追！学校补再加家教补，也追不上！……”

“他们是泰国人，将来会在泰国落地生根，如果不将泰文学好，那该怎么办

呢？”石华也焦虑起来，问着老梅，好像要向老梅兴师问罪似的。

“是呀！我们也好话说尽，要他们用功！但是，的确程度差得太远了！怎么追得上呢？……”

“唉！华裔呀！华裔！……”我心里啜嚼着，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了。

上苍不是让我们生下来就印上胎记吗？这是母亲血脉的印烙，是传统文化的印记，是神圣崇敬的符号。然而，为什么有的印记竟是苦难的象徵呢？为什么有的胎印竟是血泪斑斑的化身呢？人类呵人类，请解答我。

本地作家新书

- (一) 书名：马华文学路向
文类：文艺评论
作者：马夫之
出版：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邮购处：S. S. NG
393, Sg. Chua,
43000 Kajang, Selangor.

- (二) 书名：诗人的天空
文类：诗
作者：李宗舜
出版：代理文摘（马）有限公司
通讯处：LEE CHENG SOON
310, Block 16, Jalan 18 / 3,
Section 18, 40000
Shan Alam, Selangor D. E.
售价：马币五元正。

加法与减法

文 / ◎尔然 图 / 谢忝宋



清凉集

修学佛法已经多年了，在此学习的过程中，是经常会有体会的。有时候是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里，有时候在观察某些事物，有时候是在为大众说法时，会有一种领悟，一种贯通。以往或者没有想通的道理，想通了；以往没有明白的佛法，明白了；以往没有贯通的理论，贯通了；以往没有体会的经验，体会了……

有时候这些体会只是浅的一瞥，并不是很深入的，但由于是自己在思考或修学中体会的，因此在印象上还是相当深刻的。有时候的体会，不只是印象上深刻，在其内容上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很好的受用，在人生道路上，学佛过程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面对的世界

也越来越广，所接触的层面也越来越多，因此对于内心的冲击也就越来越强。如果我们的内心里没有很好的“调解系统”来调和或调整，那么我们往往会因此而心理失去平衡。一般上我们的调和方式是喜欢依外在的尘缘，或我们的感官接触，以为如此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心理在不平衡中取得平衡。然而此平衡的作用是通

过“加法”的方式，也即是增加刺激或依靠外在来使内心平衡。而此增加的情况在发生时，短暂地平衡了内心的不平衡状况，却也在增加的同时制造了另一个不平衡。若此不平衡的出现，又继续以“加法”处理，那所导致的方向当然是不断的加重，而至最终内心终于无法承受此不断增加的重量而崩溃了。

如果内心的调整作用发挥功能，也许这种恶劣的后果还不至于出现，但也必然是苦上加苦的。内心里只有不断的增加负担，却未能疏解掉不必要的压力及重担。因此我们必须应用“减法”来平衡。知道了内心的不平衡，让较重的一边减轻其重量，在减轻的过程中，另一边当然也就成为重的一边，发觉到这一边较重时，再从这边来减，如此不断的减下去，终于能将内心的重担清理掉，压力疏解，而轻安地过日子。

要能以减法来疏解内心的压力及不平衡，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从内心的反省内观中去觉察造成不平衡的所在或原因。一般上我们会发觉到，往往是内心里的欲望，对种种的染着，使我们在不断的追求、占有中失去心理的平衡。此深植的染

着，使我们依之而发为行动时，便会有追求占有乃至侵犯的行为。因为染着而使我们对外在的种种感官接触的尘境有攀爱，或者占有的需求，而外在的尘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我们的心识作用也在变化，因此无法安定于一个满足上，只好不断的追求下去。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增加欲求或外在尘境的需要，以取得因追求而造成的不平衡了。

如果我们发觉到继续下去，只有使不平衡的情况加剧，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就得反行其道，也即是从减轻追求及欲染中去平衡了。这在修养上是正道，但在一般世俗的角度看来，却是反常道的。正如大家都朝着某一方向去时，你却逆此方向而行。然而从内心的平衡来说，这却是有效的。但却必须经过比较深刻的思考后才能明白的，毕竟我们所思考的，还有不少是来自外在的讯息及所谓思潮的影响下的知识。

当我们明白到逆着一般人的常道而走向修养的正道时，我们就是在减法的平衡公式上去调整我们的内心。从一切无常无我中，明白到事物必然变化，必然生灭，以及心识作用的也必然如此，知道了任你的执著

与爱染，皆乃不能是永恒的，一切都必然会在变化生灭中失去。再大的得到、占有，也都逃不过这个定律。而为了获得那麽重的占有，就得付出那麽大的力量，在付出及得到中却不能长久的拥有占有，而必须面对必然的幻灭，在患得患失的心理中，自然就失去平衡了。

因此在面对一切存在时，不以得到及占有为目标。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物资器具的，也不能没有种种的关系连系的，但在此相对的存在中，只需取所需或用所需，并明白所取所用皆为无常性的。不论是内心或外境，都在生灭变化中，一切的存在终归於灭，内心的需求也会在生灭中改变，因此不强求，也不求长久的占有。在得到时，以因缘具足之观念视之，故得之坦然不喜，在失去时，或所得的灭去时，视之为因缘离散，故失之泰然、不忧。

内心的情绪就能保持平衡，不因得与失而喜而忧，不因强求而波动，不因占有而得意，不因为了侵犯而造作种种的恶行。如果更能将得失之心淡化，不只是对外在的得失如此，对身心的得失也如此，总是以无常无我观之，知道连我们最为亲密爱染的身心，也不免是生灭

无常，虚幻无我的，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永恒，或追求到就可以永恒的，那么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假如连身心都放得下，内心里还有什么负担，还有什么压力，还有什么不平衡的？

而这一切的放下，应该先从减轻内心的染着做起，也即是以“减法”来处理内心的不平衡开始。那也得先从佛法的正见来认识我们身心，一切存在的真相，从观察中明白，并融入生活中去

行持。不受一般思潮，或一般人的作为影响，而从一切存在的本质上去观照、明白、体会，并在世俗生活道上，逆流而上。

九四 八·十二 太平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聚墨痕

◎邝玉翎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载：

“宋徐铉善小篆，映日观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其中，无有偏侧，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

许多年来，家里存放文件的桌上，一直摆置着一个木刻的笔筒，里头插放的毛笔，从普通的紫毫千金、玄海小楷、大狼毫，到价钱较贵的湖笔跟兼毫，大大小小，又长又短，参差不齐地形成一种非常特别的风貌。偶尔一望，看起来好像觉得那是一块小小的竹林，若隐若现的影在案头的一方，十分有趣。

每次看见案上的毛笔，就会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练字，必先示范一些用笔的技法，同时说出一番让我似懂非懂的道理。

“一个人写出来的字，往往可以显露自己的个性，字写得好，品格必然也高，如果字体一塌糊涂，就表示这个人没有什么修养了。所

谓心正则笔直，心邪则笔虚，是正是邪，全在一念之间……”

那时候，父亲一边讲，一边教我执笔的姿势；他以拇指紧贴在笔杆的内中，食指跟中指半弯的扣在笔杆的外侧，至于无名指和小指则轻轻的叠弯在笔内的下方。先是枕腕，将右腕搁在左手的手背上，后来又变成了提腕，把左手移开，只让肘臂枕放在案头。

起初，父亲的教法还不严格，只不过示范一回，便也由得我去任意涂鸦。升上小学三年级以后，学校规定要写九宫格，父亲的态度也就开始认真起来了。

他说“眼观鼻，鼻观心”，笔杆一定要对着眉心，又为了要做到“指实掌虚”、“气静神凝”，便把鹤鹑蛋塞进我的手中，还要把笔抓紧，即使有人偷偷从后面来抽，也不能让笔被抢去。到了后来，父亲只是一直要我重复练习一个执笔的动作，把腕悬在半空，几乎一整个钟头，却是动一下

也不行。

于是写字渐渐变成了一份可怕的差事；原本的瓶装墨汁竟然被那种叫做“五百斤油”的墨条所取代，每次写字，都得依照父亲研墨的方法，将水从研池里移上砚田，再遵守“磨墨如病夫”的原则缓缓的研磨，单单为写一页九宫格，通常就得磨上半小时。

很多时候，弟弟欢天喜地的在看卡通片，而我却只能静静的看着墨锭滑过砚田，等待一滩清水，逐渐泛出油油的墨光。直至如今，我仍清楚的记得，当一块乌黑的墨条，注上了水，在砚田里慢慢的研磨，水动墨也动，在灯光淡淡的照影下，磨着磨着，那一泓墨居然可以反映出自己的身影，感觉上不仅是人在磨墨，亦是墨在磨人，仿佛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专心一致，是不堪磨的！

有一次，父亲扶着我的手，教我“永字八法”，他顺着字的笔划一笔一笔的描去，并且解释“点为侧、横

划为勒、直竖为努、钩为趯，仰横为策、长撇为掠、短撇为啄、捺笔为磔”。父亲叫我不要小看“永”字的几划，因为许多书法的要诀其实都已经包含在它的笔划里，只要能把这一个字写好，再写其他笔划看起来更多更复杂的汉字时就不难。那情形好比学做任何的事情，先从简单基本处着手，等到打好了根基，才能接受更进一步的考验，创出最好的成绩！

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开始注意每当父亲写字时，都将毛笔的主锋保持在点划的中线，这样的运笔，因为笔锋常在点划中间行进，使笔划中央着墨最力。凝聚成一道浓重的墨线痕迹，写出来

的线条显得圆浑而有质感。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造诣在书法术语里被称为“聚墨痕”；“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歇，故锋常在画中。”

可惜的是，上了中学后，学校里就再也没有规定要写毛笔字了，而父亲似乎也非常清楚的明白了现实，毕竟现代的教育，数理英文方面的知识要比书法重要得多，因此他宁愿让我多花一点心思在那几门功课上，都好过花太多的时间来学习写字！

许多年过去了，虽然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对于深邃无底、浩瀚无边的书法艺术并无更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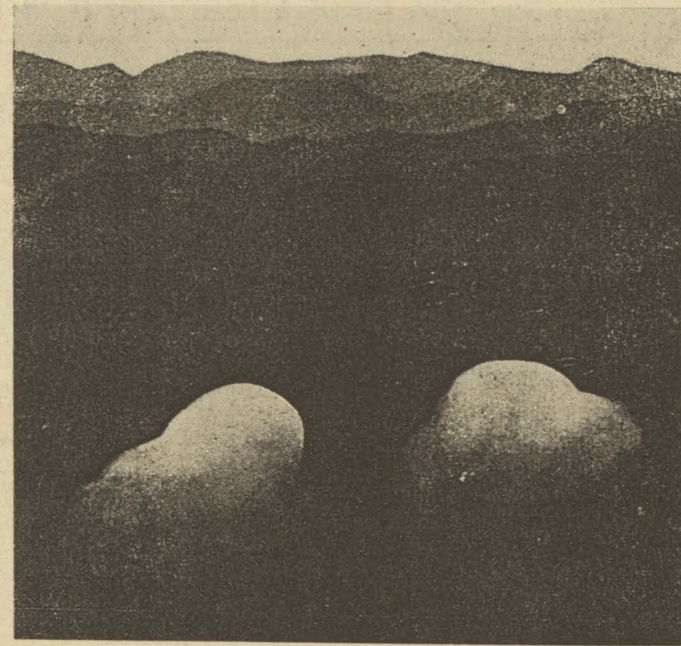
因此无法好像父亲那样，能将一缕墨痕的传统，保留在写出来的字体中，一个简简单单的“永”字里，但我相信，自己能将一种表现得“聚墨痕”的精神，深深的保留在文句上。所以我在写作时，常常希望字里行间，能“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一方面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心里的真善。

如今，每当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写字的情景，记忆里总会浮现出一幅又一幅渲染着墨痕的画面；那一缕浓墨藏在画中的笔锋，描出父亲多年的教诲，有如一篇润含春雨、连绵不绝的小篆，裱装在岁暮长长的镜框里……

山歌

◎甫道山

图 / 丘瑞河



我离开山以后，便向海走去。海的风貌多变，我留恋，迷惑，又恐惧。

到我回到山的怀抱时，那条路似乎在雨季里模糊。找不到归时路。（山里头的禁忌是喊别人的名字。）我遇到一条溪，清彻凉快得不像我的体温。

我将水掏起来洗涤的时候，一半的头发悄无声息滑进水里，当我将它捞起抛向背后时，一声轻轻的叹息响起。

谁？我惊讶抬头。
没有回答。我忽然发觉我发梢滴落的水滴，如泪，珠光晶莹。

本地作家新书

(一) 书名：亮了一双眼
文类：小品文
作者：朵拉
出版：台湾稻田出版社
订价：马币十六元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二) 书名：快乐的生活方式
文类：小品文
作者：朵拉
出版：台湾稻田出版社
订价：马币十八元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马来西亚，

◎李国七

图 / 丘瑞河

一九九三年的回返

九三年一月我在吧生港
温暖又回来吗？曾经的争执，为了水草与阳光
平民们都安于现况了吗

安份地生老病死
制造下一代在平安喜乐的风雨区

生活中只剩下小小的风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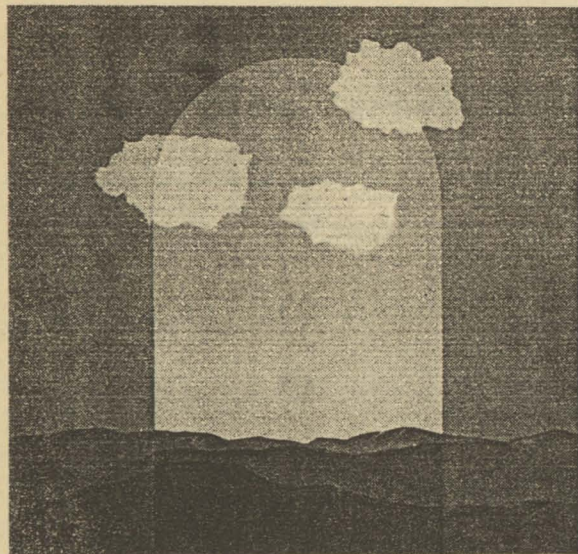
移民的朋友都回来了吗？（因为外国太阳不圆，
或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最温暖？）
我想最好还是什么都不问

忘记也好，淡漠也好
白云悠悠一辈子就过去了

热带星空下孩子们还是追逐梦
在橡园里、稻田乾水的土地上，或者
迅速生长的大都会某一片狭窄的空间
不追问更遥远的将来

最好不去追问

守着自己的门槛甚至不打开窗口
查问午夜为何猫走狗跳
小巷子里或者有一些走失的鼠



黑白棕黄四色的城
贫富起居生活竞走追逐的城
当墙与墙街道与街道拟构
一部城的完整蓝图

1.

当他们说你是变态的我相信他们
因为我看你的染色妇女色诱初次
进城的乡农少年

当他们诉说你的无理我同意
因为我看到法律宽恕的杀手提起枪
展开另一串案子

当他们提及你的寡情我的答案：
去看看贫民区孩子与妇女的脸庞
我曾经看过太多无声的控诉与感叹

但当有人讥笑这座城我回他们
以同样的讥笑
举例其他城市只有爱与美好的没有
饥荒与颓废与堕落
当狭窄的墙缝还有抬头呐喊
仿佛允诺自己一点希望的失业人仕
以一尾鱼的姿势与迅速寻觅城的幸福血脉
当孩子们似狼或狗追逐于无人的午夜猥亵
后巷子似乎旷野的奔腾、觅食、或者，交配

2.

摧毁，
计划，
建设，
一片墙的倒塌是另一片墙的站立

芝加哥

◎李国七

烟火与尘埃同时卷过街道
悲情与欢悦同时窜向生活
让所有的泪与笑颜同在

菲裔少年追逐球在中学院的篮球场
亚裔青年守着桌子的电脑
欧美裔在为守护前人的流域而寻探
更完整的计划书

3.

他们都是芝加哥

城

◎李国七

图 / 丘瑞河

真的 我需要寻探一座安静的绿岛
有天 疲惫的心可以坐下来幻想与说笑
唱不成调的歌，组织一支圆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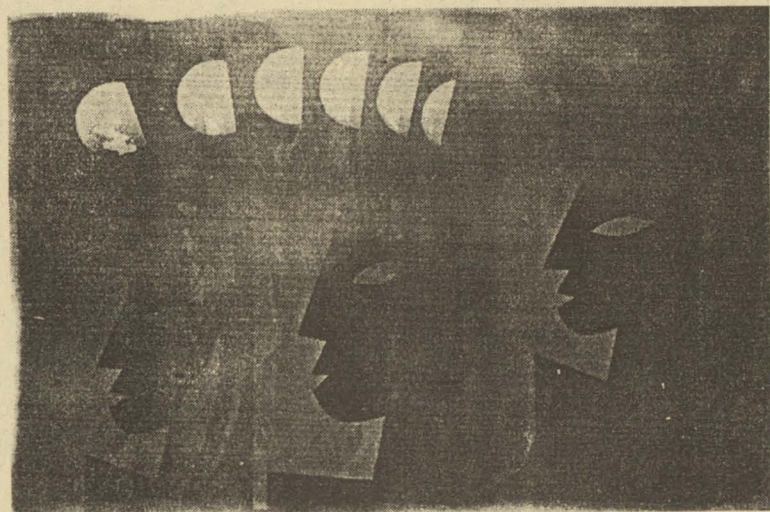
真的 当我从地铁出来匆匆拐入人潮汹涌的城
我还要寻探一幅绿岛的蓝图
栽种一些雨树与爱

昨日我期望过的幸福青鸟怎么离我远去

从我的窗望出去只是雨意滂沱的城
迫游行的盛大行列渐渐疏散

亚马逊印地安族他们不说这些
因为外来疾病与雨林的消失
挽不住文化甚至民族生存的根

热带雨继续侵蚀
河流继续改道
城继续生长似乎不知道
死亡正沿着墙悄然蔓延



◎林惠洲

古庙

掩隐在重重灌木林
祭奉童年的一座古庙
偶尔受困的蝶影惊掠
阳光也零碎——

野果在秋天落蒂，那时候
回音惊动庙顶的小松鼠
眼珠子亮幌翻滚看着
潜入庙堂我们右眼张探
猎人的行迹，度量草叶

递送的暗语；左眼
我们锁定神坛上
村人虔诚供奉的祭品
那时候，蝶影、烟香
总是缭绕翩翩

仿佛有松鼠呢喃林中
我趋步向前——
到处荆棘如浪涛风涌
探探，却再也没有
一口熟悉的路径
通向古庙

可以是方的也是圆的
也是三角也是不矩形的
你知道所有生存条件
比如所有点与线都是一个面孔
所有质疑都将解体
所有完美都有破缺
唯一不变定律是膨胀
阔展变换意识型态
配合天气风向水流速度之不可或缺

◎回流

阿米巴

迁居

◎黄玮胜

能在你心中租赁多久？
当爱情契约已满
唯有卷起所有的眷恋
客厅纷杂的情绪
卧室尚未收拾的缠绵
厨房不曾清除的记忆
都一捆捆结束

将搬向何方？
存放银行的感情已经用尽
没有剩下任何痴心的利息
我皮夹里的孤独无法应付
下一张契约的爱情租金
寻觅新居如一场选美
太瘦永远装不进热情
太高会看不清真情
至于秀发的长度
根本就是虚实不清

找到新居
先交保证金以防变心
负担太重不再随意添置心情
这一次的恋爱应该分期付款
以便还有剩馀的感情迁居

图 / 李文绚



0

煽情在莫高壁上，佛的大悲
插画，我用未皈依的问号，
把你立体出来；动作还很印
度，没携带对白，你一身北
魏假设的颜彩。

1

出巡只属故事的草稿，上色
之前，你把父王与王兄从构
图骗开；留下马的紧张、匕
首的不安。接着褪去衣裳，
穿上悲壮计划。

2

胃器反过来进食虎的肉身，
酸酸空气开幕了谷底；你走
近，俯瞰母子虎群。它们以
皮包骨相显示：死神已粉墨
于胃壁，除非血、除非肉的
输入。拔出匕首，你走近。

3

百千万只兽禽赶来观礼，看
八头凶手如何坠入阿鼻；崖
下竹子等着喝彩！你将掷出
的大勇句号。沙土速描虎
的临终，严肃色料在画面
里外奔走。

◎陈大为

摩诃萨埵

4

却非杀机，匕首在崖边接到
的是涅槃讯息！你已上紧善
业的发条，皮囊贬值彻底；
不踌躇、不思量、不评估影
响。血把匕首焊在颈项，你
跨出悬崖跨入涅槃。

5

坠崖的色身，压伤围观的动
植物、摔烂宫中母后的痛哭
，以及被胃液被大雪折寿的
子民；耕地任它残废，农村
淹水就淹水。无视这些，你
把生命的色彩全给了八头凶
兽，泼染六尺方圆的慈悲。

0

粗犷线条诠释你饲虎的涅槃
，我仿佛亲睹画匠的存疑手
腕；归还你给平面的骨塔，
连同虎的猎物、病危国土。
很佛的插画，煽情在莫高壁
上……

时间。残壁
桌上的酒瓶
花开。
花落

公元七九年八月二十日，沉睡了几百年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猛烈爆发，滚烫的岩浆和远扬的火山灰把十英里外的庞贝和附近的赫库兰尼姆城顷刻淹埋。

花开。花落。

我拥着姑娘的双乳
快活的跳一只舞
美丽的鸟儿请告诉我
幸福的泉水在哪里

我有金币堆积的山
我有珍珠排列成的河
我有千只孔雀羽毛制成的衣
我有婴孩般大的钻石
啊……
幸福的河就在这里

灰灰。灰
灰。灰

我狂歌酒神欢唱
合奏一首快活的歌
脸上红晕的苏珊娜啊
让我亲吻你象牙般的肌肤
亲吻你甜美的唇啊
搂着你纤细的腰

摇晃。
动荡。
逃亡。
倾歪。

我可爱上你啦
我美丽的苏珊娜
我可以给你一季不凋谢的玫瑰
万丈的阳光
吃不完的奶油以及
一座皇宫的面包

时间拉扯着逃亡的猛兽
□吃不止的鹿惊慌
灰。

.....
我快活的唱一首歌啦

.....
灰。

.....
在明年风起的时候
美丽的苏珊娜
我将把你娶来做我的妻

.....
灰。
死灰。

.....
我快活的唱一首歌。

.....
灰。

.....
灰。
灰。

我快活的唱一首歌

(在没有预知死亡之下)

诗 / 赴少杰

图 / 张小鹭

人 梦

诗 / 邱玮钧

图 / 李文绚



那些尚未成长
或已经成长的
都不约而同
在一首不知名的旧曲下
各自跳舞
企图旋转至死
但从不要忘记微笑地

我一直想梦见一个
断了一只翅膀的天使
说不出为甚么
执爱于偏于白的灰

我深深地沉思
导致周围的人都以为
我是我雕塑的像
同时
一双熾热又顽皮的手
骚弄我，说：
“是醒来的时候了。”

在星期日市集遇你
于众菜中露几茎羞怯
沾着老汉徒步数里的乡泥
沾着“担莫”上的点点汗滴

在熟食摊遇你
于美味佳肴的间隙
蜷缩成一碟清淡
化去饕餮口中的油腻

谁知竟意外遇你
在非法木屋区的窄径
见那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土妇
拨开丛丛茅草
摘取芽芽嫩绿
只想在填肚的那半碗饭外
嚼出甘涩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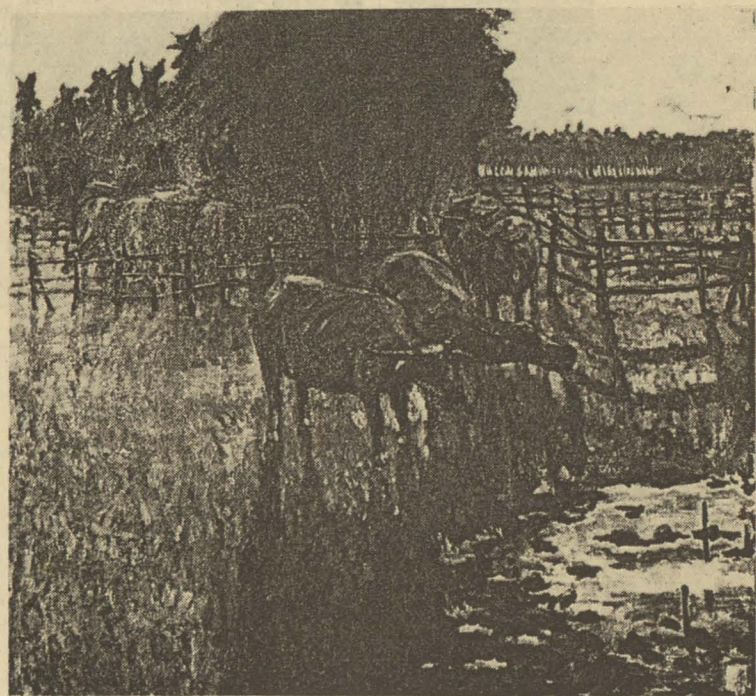
14. 4. 93

*芭菇为砂州特产的蕨类野菜，由于味道甘美，已逐渐被餐馆食摊当作佐餐的蔬菜，且甚受食家欢迎。许多土著常于山野中采集芭菇，盛于“担莫”（Tambok，即藤制背篮），背负着它走好多的山路，带到市集出售。有些贫穷的达雅族人在流入城市谋生后，仍不时到一些较荒僻的草芭中寻找芭菇，以作为平日三餐的食用。

图 / 王耀麟

诗 / 田思

芭菇



◎凌鼎年

捉甲鱼的秘密

阿狗早先穷得叮当响，常年邋里邋遢的。他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村西头那间破屋里。或许是日子太乏味太无聊，他收养了一条被遗弃已久的母狗。俗话说“雌狗雄猫没人要。”但阿狗不管这些，从此与那只同他一样邋里邋遢的狗相依为命。

近年阿狗捉甲鱼捉出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别人捉甲鱼十次九空，他却次次不落空，也不知他学了什么法术。

阿狗外出捉甲鱼总独来独往，他一个人带上那条母狗悄悄而去，悄悄而回，从不与任何人结伙，从不与任何人同路，似有点神秘的样子。

古庙乡虽说民风醇厚，但这几年到底也被一切：“向钱看”之风薰了薰，有些人开始眼红阿狗。

阿狗捉甲鱼发了，凭啥？凭他眼力，凭他手脚麻利？他阿狗整日醉眼朦胧的，能看清什么；他阿狗那手鸡爪疯似的，拿钱都抖抖擞擞的，能靠手上功夫逮甲

鱼？鬼才信。

那么阿狗捉甲鱼的秘密何在呢？

乡人们瞎猜，还打赌，但依然无法破谜。

有人为了探知这秘密，想方设法跟踪阿狗，但每每被阿狗甩掉，阿狗不笨。

常言道“只有千年做贼，哪有千年防贼”，阿狗防不胜防，终于没防住二獾。二獾像土拨鼠似地趴在湖边，借着月光，他隐隐约约看到：阿狗把猪血在湖滩上淋成一个半圆，然后找了个背风的地方一躺，悠闲自在地吸起了烟，那只母狗则趴在他脚边打盹。约一个时辰后，阿狗拍拍那母狗，那母狗一似领命之将军，箭一般窜向湖滩边的那猪血圈。此时此刻，那闻腥而来的甲鱼已乖乖地爬进了那猪血圈。如果仅一只，那母狗会咬住了迳直送到阿狗手边；倘若是两只三只，那狗会守住半圆圈朝湖边的缺口，汪汪吠叫，阿狗只需闻声拎个竹篓去捡拾甲鱼即可。那甲鱼再肥大再凶残，在那母狗的汪

汪声中，都缩头缩脚，动也不敢动。

原来如此！

二獾想如果我也有一条狗，还愁逮不了甲鱼？还愁不发？但狗是随便能偷的吗，即便偷来了，那狗肯听我二獾的？想来想去，唯一可行的是偷狗崽，兴许有遗传性。

好不容易熬到那母狗下崽，二獾趁阿狗带那母狗外出之机，爬窗进屋去偷狗，刚得手欲走，不料阿狗回来堵了个正着，那母狗好凶，差点没把二獾撕碎。阿狗喝住了那母狗，指指那只狗崽说：“你要就拿去吧，乡时乡亲的，一条狗崽算个啥。”

二獾千恩万谢抱回了那狗崽，二獾用尽心思调教那狗崽，但没用，那狗崽除了汪汪乱叫，根本逮不来甲鱼。

二獾去请教阿狗，阿狗淡淡说“兴许狗也知报恩吧。”

气功大师张无悔应邀赴美国访问，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了热情而又热烈的欢迎。盛情难却，张无悔每到一地，或多或少要表演几套功法。硬气功有头顶开石、口拉汽车、银枪刺喉等；轻功有纸上悬人、脚踩鸡蛋；缩骨法有穿童衣等。一时好评如潮，当地传媒争相介绍张无悔，誉之为“东方奇人”。

一日，张无悔应邀到S市讲学。在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有人递条子要求张无悔表演几套独门的功法，以飨观众。张无悔为观众的热情所感动，即兴表演了手指停电扇、瓶内取药、怀表移位等节目。张无悔表演的瓶内取药使人难以相信，又无法否认——你看，原来封装得好好的药瓶，由张无悔的高足悬空拿着，只见张无悔一发功，恍惚间那瓶底似有一道白光闪过，再看瓶内，早已空空如也，那一粒粒药片竟然到了张无悔手里。

一时掌声雷动，面对如此不可思议之事，大家惊叹复惊叹。

当声刚息，一位叫詹姆斯的蓝眼睛，操着生硬的汉语说：“这是——中国——气功的——神力？我不能

——相信。这——不科学！你玩弄——魔术，一定是——魔术！”

张无悔从容不迫地说：“尊敬的先生，你可以不信，但你随意诋毁中国的气功，这恐怕不是科学的态度吧。气功是中华民族古老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也是人类的未知世界之一。大千世界，有待一探奥秘的岂止是气功。我们中国人向来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先生怎可如此轻易地下结论呢……”

詹姆斯不以为然地说：“你很有——口才。用你们——中国话讲——是个老江湖。不过——你骗得了——你们中国人，骗不了——我。我只信——科学！你敢不敢——与我打赌？如果——你能——在我准备的——瓶中——取出药片，我的——全部财产——归你，如果——拿不出来，你要——登报承认——你的气功——是伪科学！”

面对詹姆斯咄咄逼人之态，不少华人都希望张无悔接受此挑战，希望他当众亮一亮绝招，让詹姆斯输得口服心服，等于免费做次广告呢。

张无悔摆摆手，说：“中国气功源远流长，孰真孰假，天地共鉴。你信，气功是如此博大精深，你不信，气功仍是如此精深博大。打赌，不必了吧。”言罢，神态自如地别去。

张无悔不肯应战的消息第二天即见报。詹姆斯俨然大赢家，一时宣传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说法各异。个别报纸耸人听闻地说张无悔乃气功骗子。那些曾为张无悔气功道行折服的观众极其失望，甚至心里打上了问号。最气恼万分的是张无悔的高足，他满腹怨气地说：“师傅，为什么不迎战，为什么？难道一世名誉就毁于一旦吗？”

张无悔淡淡言之：“名利乃身外之物，毁誉败名之说乃世俗之见而已。以功法胜人骄人，赢人钱财，岂是练功人所为。气功，信者自信之，不信者自不信，信者赞之誉之，不信者谤之贬之。练功人自管自我修炼，唯此方可渐臻化境。切记切记！”

高足无言，默记师嘱。张无悔离开S市时，下着大雨。送别的场面也仿佛被打湿了，然张无悔一派坦然。

打 赌

◎凌鼎年

想要写诗的心情



不放糖不搅奶的咖啡
永远是苦到相当可以
像一个背十字架者
等待着成仁就义
是不曾改变理想的初衷
如果我了解真正生命的主题
如果没有幻想
没有泪意
只有想要写诗的心情

诗 / 柔密欧·郑

图 / 李菲莘

蕉風

PP 595/12/93

MITA (P) 071/02/94

RM 1.50

编辑顾问：白 堑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 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彩色文章】

你不再撑的伞 张着我的梦
 想要写诗的心情

柔密欧·郑
 柔密欧·郑

封面内页
 封底内页

【评论】

思考、思想与想像力
 民族失根的反思
 ——白先勇的民族忧患意识

陈慧桦
 林幸谦

2
 10

【李敬德诗展】

半生小记
 世事
 赌徒
 猎影
 静夜思
 诗五首
 空间局限
 七情年华
 光的掠影
 都市不净观
 精神分裂梦游症
 世事的拾荒者
 空门封不住的文学灵气
 诗(不评)后感想

沈洪全
 小 曼
 刘 汉

15-33

【散文】

传奇(一)
 传奇(二)
 加法与减法
 聚墨痕
 山歌

郑百年
 郑百年
 尔 然
 邝玉翎
 甫道山

【诗】

马来西亚，一九九三年的回返
 芝加哥
 城
 古庙
 阿米巴
 迁居
 摩河萨埵
 我快活的唱一首歌
 入梦
 芭菇

李国七
 李国七
 李国七
 林惠洲
 回 流
 黄玮胜
 陈大为
 赵少杰
 邱玮钧
 田 思

【小说】

捉甲鱼的秘密
 打赌

凌鼎年
 凌鼎年

【编辑人语】